

陣年

已開辦多年

新
六
期

葉聖陶 牧野 主編
東方書社發行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筆陣 新六期目錄

夏夜 (短篇小說) 碧野 (三)

桂林通訊 茅盾 (一〇)

愛情 (翻譯小說) 匈牙利、森詞著 (二四)
馬耳譯

南朝金粉 (歷史獨幕劇續) S. Y. (二三)

莊野詩草續篇 茅 (一)

老園丁和他的女兒 王亞平 (一六)

透明的土地 鄒荻帆 (一〇)

路 史放 (二三)

驚聲 蔡月牧 (一九)

我做過一次奇異的看守 美W. 惠特曼作 (一九)
姚奔詳

誰教育了我 (隨筆) S. C. (二〇)

苦命人 (長篇小說連載續) 歐陽凡海 (三八)

左邊的月亮 (劇本) (續) 蘇馳、比爾、別洛
且爾可夫斯基著 (四七)
彌沙祥

妹妹送衣給哥上戰場 鐵華封面

妹妹叫工廠

文藝簡訊 (四六)

筆陣 新六期

民國卅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定價四元五角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都分會出版部

葉聖陶 牧野

通信處：成都郵箱一二八號

發行人

王曉籟

發行者

東方書社
成都祠堂街十七號

印刷所

啟文印刷局

成都西糠市二八號

外埠經售

重慶 讀書出版社
昆明 金馬書行
西安 信義商行
漢中 東方書局
桂林 三月圖書社
蘭州 種因書社
貴陽 正風書社

茫 野 詩 草 續 篇

戈 茅

窗 外

早晨我歡快地起來了，
 打開清醒的窗子，
 讓歡悅的光亮進到房裏來，
 我第一個擁抱了清新的世界。
 窗外那株蔭涼的梧桐樹，
 緊緊擁着我的屋簷，
 芭蕉用寬大的葉子，
 在撲擊冷峭的晨風。

我想從窗口跳出去——
 擁抱那世界。
 鼓足了不可抵禦的勇氣，
 雙手抓住人類新生的希望……
 窗外響着各種鳥鳴的聲音，
 牠們全從叢林的夢中醒來了。
 像我一樣歡悅
 只有在這時候，鳥兒方能發出優美的
 歌唱。
 我雖然心中充滿了喜悅，
 但是我却不能夠歌唱！
 當想到在閃爍的陽光下

人們還不曾消滅一切不幸的時候。

我要衝出屋子去，
 走向那寬廣的人類世界，
 我帶着清醒的喜悅，
 狂熱地凝望着那迎接光明的清醒的窗
 子。

秋 天

我到了門外，
 來呼吸清涼的晨風。
 布穀鳥的鳴叫
 引動了我悠遠地遐想……
 詩人慣愛吟唱悲慘的秋天，
 好像他們永遠總在熱戀着悲哀，
 但我却不能唯棄了人的生活，
 去悲慘地獻媚自然。

在薄霧的霧色中，
 閃出了早晨清明的亮光，
 山林的落葉飄然下墜，
 這時我聽到一聲嘶嘶的蟬鳴。
 當看到山中的野花，

全失去了牠們美麗的颜色，

我知道這是秋天了，
 風霜已經帶來寒冷的消息！
 到了秋天人們又幻想着春天，
 這季節充滿了淒涼。
 人生時時在要求美滿
 當清秋時節方又想起了幸福的春天。

山 徑

秋風吹着冷峭的山徑，
 我獨自在那兒踽踽——
 在所有青春的時光里，
 我第一次來這樣回味巴往的歲月。
 所着脚下迷途的足跡，
 我想起了故鄉的清晨
 我的母親迎着曉星走向田野，
 她這樣勞碌了一生。

在披著曉露的茫野的大路上，
 我和我的母親數着夜空的繁星，
 當雄雞啼破了初曉，
 我和她一路又走向田野的幽靜的荒徑

如今十年了。
我憶起了我的故鄉，
也憶起了我的母親，
今日獨自跋着這條冷僻的山徑！

我的母親頭髮白了麼？
我不知道她如何支撐苦難的日子！
常想到故鄉仍在受難時，
我便想起了受難的母親！

啊，她迎面走來了！
那個白髮的老婦人，
她是誰呢？——
我蹲在山徑上夢見了我的母親。

秋風吹着荒涼的枯草，
木落葉滿了一地，
我攀着葛藤爬上山去，
很快地遠離了那條冷僻的山徑。

園圃老人

我爬上第一座山頂，
我看到了寬闊的平畝。
我向着太陽走去，
在東邊那兒有一座繁茂的園圃。

好啊，你智慧的老人，

請告訴我這些花木的名字吧，
你栽種了多末美好的蔬菜呀，
那末你是否算得幸福呢？

我真不了解你這古怪的老人，
也許你生活得并不幸福，
我可以猜出你在嘆息，
勞碌消磨了你智慧的青春。

我的祖父的時代曾經和你一樣
我的父親也這樣過去了，
可是，到了我的時代
我便不能這樣寂寞的過活了。

我在園圃里遊走着，
我愛熱着豐美的田畝，
在我的故鄉
我的父親也耕種着如此豐美的田畝啊！

園圃的老人不說一句話，
他的心里好像擁塞着悲苦與不幸！
我仍迎着太陽走去，
沉悶地走出了清寂的園圃。

街市

啊，前面出現了一座小小的街市，在

在高高的山頂上，
那街市顯得如此冷落而孤寂，
馬路上寥落的有幾個倉蹇的行人，

警察雙手下垂，
好像在睜倦地睜睡；
商店的門板緊閉着。

鄉村里

清道夫這時正把街道
一邊掃着，一邊揚起了很大的灰塵。

在這樣的街市上我走着，
格外觸動了心境的寂寞！
一條狗無力地夾着尾巴，
用鼻子嗅着小巷口的污穢。

秋日的淒涼，
遮蓋了冷落的街市，
我感到了人生的悲苦
是誰織就了這種無生氣的日子？

我痛心地走回來了。
啊，我來到我居住的屋前，
那里仍舊張開着大大的清醒的窗子，
狂熱燃燒着，又燃起了我擁抱新生的
熱情！

夏夜

碧野

初夏，在綠葉蔭翳的矮窗前，我忽然接到一封被雨水浸蝕的字迹潦草的短信：

「林達先生：如果你還記得起一個在惡境中掙扎的孩子，請設法到我的故鄉來一談。現在，我已經是一隻折傷翅膀的鳥兒——病重中，願你能來幫助我一下，在這春光明媚的季節中，你就算是旅行一趟吧。祝願。明芝上。」

信末並沒有寫明日日期，但從殘缺的信封上的郵戳細看起來，我知道這信是在一個月前寫出的，這是多麼不濟啊，一封寄託了求救的心聲的信，却在路上耽擱如許悠長的日子！

服務在軍中，縱然你的心身像隻猴子一樣的活潑，但是紀律是一條堅固無情的鍊子，在大森林裏你可以自由地跳躍，但一旦給拴住了，就只好任隨着扣頸的鍊子東拉西曳。我跟上輩說了好幾次情，到末了才允許給我一個短時日的差假。

於是我提着一個小小的旅行包，抱着一顆快曠的心上路了。

我是一個慣於徒步跋涉的人，在這初四的長日中，我每天可以走上二百四五十里的路程。到了第三天的黃昏，終於抵達了目的地——一個傍近黃河的小城市。

這個小城市的每一條街道我都是諳熟的，兩年前，我們的部隊曾在這裏駐紮過。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認識了明芝，但是短促的幾個月過去了，我們的部隊移防到別處去，因此我和明芝的友情也就中斷了，一直等到我接到那封潦草的信，我才知道她還在過着恬靜的家居生活。

我停腳在一家頗為富麗的大門口，在暮色中仍然可以辨認出那門額上金漆巨匾的銀字，從圍牆上望進去，垂柳比從前長高了，披着柔順的綠髮，幾棵金銀花樹把它們的生滿碎花的枝子伸出牆頭來。從那一切的情景看來，似乎這個大戶人家更增加了它的富麗的風韻。

我開始敲打着門環，由低而高，很久很久，才由一個披亂着白髮的老女傭把大門開了半扇。也許兩年來的奔波生活把我弄老了吧，老女傭已經認不出我是誰來，她用生疏而吃驚的口氣問我：

「找誰呀？」

「找小姐來的，我姓林，老媽媽不認得下嗎？」

「啊，是林先生嗎？」在暮色中，我仍然可以看出她的老皺臉孔痛苦地扭絞了一下：「小姐——真不在家！」

「你老人家在撒謊，不久前我還接到小姐的一封信，我是從幾百里地外趕來的啊！」

這善良的老女傭沒好再阻攔我，她把引進大門，讓我安頓在庭園的小小的廂裏。

「老太太吩咐過的，任誰都不許踏進她的內宅。」說後老女傭蹣跚步子走了。

過了一會兒，她送了一支點着的蠟燭，而且送來了一盤麵炸丸子，一盞茶。

「小地方，沒好住又沒好吃的，委曲林先生了。」

當老女傭像鬼影般的閃逝在廂房矮門外以後，我茫然地坐在桌子邊望着燃炸着小火星的蠟燭。我的為旅途疲累了的心，一半疑惑一半沉傷，我雖然飢渴，但還能夠吃得下一口丸子喝得下一滴茶水嗎？我心裏暗暗地自問道：為什麼這家子對我變得這樣冷淡了呢？也許她們認為我是為了戀情而作這大幾百里的奔求吧？老女人的心真是一個毒腐的死水池，從那裏長不出什麼美麗的荷花，而只是漂浮着疑惑的蛆虫呀！為了這，我的心頭泛濺起一陣鄙夷和恨意的波

浪。

我帶着滿腔的氣憤，猛地把盞燭吹熄了，一股蠟油的臭味刺激得我惡心，讓黑漆漆的夜裏，一個絕望的黑暗也許比一個希望着，而不可獲得的光明來得痛苦少些吧？

但是，窗外射進來一片帶着花影的皎潔的月光，像一支銀燭又刺起了我心上的一股柔波。

初夏的夜仍然帶着一點春時的涼意，我披起一件已經破碎了的輕薄的春衣，摸索出廂房，往蓋滿了樹木陰影的庭院裏慢慢地走去。

月亮正團團地東升，那皎白的柔光映射着庭園中心的一面半圓形的小池子，小池子在微風下泛起淺淺的漣漪。這是一個古老的庭園，從這上面可以看出這人家祖代的榮華，和如今的衰落。全個庭園都給蕪亂的野草盤據了，柳樹和金銀花樹隨意地讓它們亂穿着枝椏，有幾張被雨水侵蝕後而附生了青苔的石凳，擺列在池畔的深草中。通往內宅的門緊閉，從那裏邊透氣不出一點燈光。在這靜夜中，有如置身在寂寥的墳園中。要不是小池子裏的稚蛙在開始咯咯地學叫，還真不敢相信自己還是一個存有生命的人。

我默默地坐在庭園的荒池亂樹和雜中徘徊着，我好像沉落在迷茫的夢境中。在一棵剛剛開放紅花的石榴樹底下，我突然發現一張有靠欄的長石凳，我的心陡然一沉，全身震顫了一下，這張長石凳給予我一種遺憶的痛苦，然而我緊壓着心跳，慢慢地移前去坐下了。兩年前的二幕情景重現在我的眼前；那也是一個月夜，部隊臨開拔的前夕，我特地來向這年青的友人明芝辭行，我和她同坐在這張長石凳上，我靜靜地在講着一個勇敢女子的故事，記得那時我是以深厚的友情來灼熱她走出這個嚇人靈魂的軍園，我希望她在不久後能去海外邊去從實生活中求取幸福和光明。當時她虔誠地領着首，而且告訴我不久後她將成爲一隻翱翔的鷹。

但是這只像是隔夜的夢，當我在幾百里外接到她臥病在家的信時，我曾爲女性的軟弱而嘆息。兩年後的今夜，我又重新坐在這張長石凳上，景物如往日，而一扇緊閉的蓮門把一切都阻隔了。這時這刻，也許明芝正在沉沉的病中，她怎能想得到她所呼救而來的人，已經和加只有一門之隔呢？

正在我繼續沉思的時候，忽然我聽見一下輕輕的開門聲，我渾身震顫了一下，在我猛然的回頭中，我看見一個年青小巧姿影從庭園一角的側門中慢步出來，像一

隻夜間覓食的小鹿，溫靜地在披滿了月色

的荊徑上徘徊。

「啊，那不就是明芝嗎？」我又驚又喜地暗叫起來。

我立即從石凳上站起來，這時她正是背影朝着我慢步，我沉靜地輕輕地走了上去。

她敏感地突然回轉身子來，臉孔嚇得慘白，顫聲地驚問道：

「誰？」

「明芝，我啊！」我大胆地再跨上兩步。

「我，我不是明芝！」說着，她拔腿想逃進側門裏去。

我旋風般的急跳上去把如阻攔住了：

「明芝，你不認得我了麼？」

「錯哪，我并不是明芝啊！」她的眼

睛更加閃爍着恐怖的光芒，求救地說。

「唉，怎麼會錯了呢？站在我面前的這

個女子，分明是可憐的明芝啊！難道她瘋

了嗎？難道還是什麼夜遊的鬼魂麼？」

「啊，你不是林先生嗎？」她突然低

聲驚叫起來。「明芝是我的姑姑哪！」

什麼，這面前的女子是明芝的姪女麼

？在短短的兩年中，竟長成一個豐潤的

少女了，而且長得多麼像明芝啊！

「是呀，我就是林達？」我急急地說

「是杯姑姑寫信要我來的。」

「我姑姑嗎？」

「是的，她怎麼啦？」

她只悽苦地笑了笑。

這是多麼令人不安的疑問啊，我一半強迫一半請求她跟我回到那張石長凳上坐下。

在慘白的月光底下，她用啞啞的聲音在細述着姑姑兩年來的一切遭際。

兩年前的初春時節，天空在飄着它最後的一場雪，雪花像一陣陣輕飄的羽毛，一降落春氣和暖的大地上就消融了。在這小城市裏，可以清晰地聽見黃河解凍時的流冰的碰擊聲，就在這個小雪飄降的傍晚，明芝偷偷地離開了家門，到這地參加救亡工作去了。那個時候距離我們部隊開拔後僅僅一個星期。

那個孀居了十年的老太太，當她發現她的獨女已經出走了，足足哭了一夜。她在昏蒙無光的長明燈前，捶胸拍地地指罵她早死的丈夫遺像，把牙齒咬得嚙刺作着的罵道：

「都是你這個老鬼甩下了這個孽種給我啊！我像珠子一般的把她端大了，她却狠心地把這付老骨頭往冰窖裏扔，扔得多慘啊。多慘啊！」

她的斑白的頭髮披散得一個夜噠的

厲鬼，她跳着跳着喊着，忽然一拳頭把長明燈掃滅了。她把墜子喊得像一隻被打傷了喉舌的狼都狠毒得可怕。

「完了什麼完了！明芝，不，你這個孽種，我要燒三頁紙送你的魂兒，你這殘祖絕代的崔家，死活該受這個劫數，啊啊，燒三頁紙送你的魂兒，你這殘祖絕代的崔家，死活該受這個劫數！」

這個中落的地主家裏，現在連一個男子漢都沒有，一個老女傭和兩個中年的下女，手執着搖曳的燭火在角落裏驚疑地瞪着她們的老主婦，身子不自主地抖擻着。隔壁房子裏的明芝的姪女，被嚇得躲在床後邊哭。老太太是一個愚頑惡毒的女人，她十六歲的時候就進了崔家門，三十歲的時候她的丈夫就偏愛了一個下女，一場的風病送了丈夫的性命，當她丈夫剛剛閉上眼睛，她就用燒紅的鐵條，活活把那個做填房的下女打死。現在她雖然不過是四十歲的女人，但是頭髮已經斑白了，臉頰和鼻樑使她易於衰老。她為着早死的丈夫守了十年，她竟要使她的親生獨女分擔她的不幸，明芝已經是十九歲的女郎了。

但是老太太竟禁止她出家門一步。老太太一年只有一次的感覺得最重的事兒，就是把大門上的匾額翻新，使它重顯金輝，她以虛偽和狡猾的頭腦來揣測這小城市了。

的居民，將為她家門口的金匾驕倒——老太太的家道一直在興旺中呢！

但是我以一個軍人的身份，為什麼能够出入於這老太太的家門呢？原因我年輕時候是明芝父親的學生，那個時候她父親在南方做官，官途失意就躲在我縣裏邊當了一個短時間的國文教員，後來他終於又到北方家裏過他地主清閒日子。我們的部隊一開到這裏，我就以學生的資格跑來探訪，老頭子雖然死了很久，但是我終於成了這家人家的常客。老女傭和下女們都非常同情她們小姐的身世，所以往往替我和明芝背地裏瞞着老太太，讓我倆得以自由地聚談片刻。

明芝和她的姪女只受到一個老處女的家庭教師的教育，一直到我到這小城市來之後，我才把一些新思想灌進明芝的心裏，好像一棵被陰蔽已久的小白楊，一旦受到陽光，就欣欣地伸長它挺拔的樹身，變得滿身翠綠的葉子，迎風而歌唱起來。自從我第一天認識明芝起，我就不時地用我的竹節手杖在地上劃寫着這兩個字：「反抗，反抗……」

明芝看到這兩個字，由軟弱的點頭而微笑，由微笑而開張了嘴巴欣喜地笑，我覺察出她的笑，是一次比一次大而堅強

而終於在我們的部隊剛剛開拔了一個星期，明芝就出走了——他終於勇敢地實行「反抗」了。現在，在這初夏的月明之夜，當我聽着和我并肩坐長石凳上的明芝的姪女所敘說關於明芝當年出走的一節情景的時候，我突然又想起了「反抗」這兩個字，於是我對着明芝的月光微笑了。

初夏的夜是更加深沉更加沁涼了，月亮已經移上了一些金銀花樹的梢頭，明芝的姪女輕輕地咳嗽了兩聲，然後才把故事悲憤地接續說下去：

明芝離家後一個半月，寄回家來一封信，說是在軍隊裏當政工隊的女隊附，還說外邊是一個浪濤奔騰的大海，家裏只是一個死水潭。她在這裏像一隻灰龜般的度過了十九年陰愁的歲月，現在却變成了一條跟浪濤爭逐的金鯉了！因為家裏邊除了她的姪女之外，這封信很明顯的是專來激動她的姪女的。

細細看那信封上的郵戳，知道明芝的部隊正在駐馬店駐紮，老太太決意派一個有點親戚關係的男人到駐馬店去把明芝糾回家裏來，但是當那個被派的人剛剛要動身上路的時候，忽然又接到明芝一封信說她的部隊就要開上火線去了，並且說明部隊打起仗來流動性很大，今天這裏，明天那裏，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次要開上那一

錢去。她還說，倒也願意去碰碰砲火的危險——那是一樁緊張而有意思的事情。只有她的姪女知道這封信的用意，暗地裏對着家裏人滑稽地笑——真不得了，姑姑的脚尖一跨出大門，就覺得這樣聰明機伶。於是那派的人，又只好被打發回去了。

半年後的一天，明芝的一個女隊員請了病假回家鄉去調養，順道經過這個小城，特地來明芝的家裏探望，而且一直盤桓了四五天才離去，這個女隊員對老太太和人都講住了一切，對明芝的姪女很投合得來，在短短的幾天中，她老跟明芝的姪女纏在一塊，就是夜裏，也同在一張床上睡覺。老太太雖然臉孔不大喜歡這種野氣的女孩子，而且還暗地裏惡罵明芝的姪女不要聽信這野女孩的話。要不知她把她的腳跟敲斷，投進古井裏去！不過爲了顧到一點情面，老太太也就不好直接給這女隊員太難看罷了。

這個女隊員在深夜的床上告訴明芝的姪女說，明芝是一個又能幹又聰明的姑娘，到隊裏不上半個月把什麼救亡歌子都學會了，而且演得一手好話劇，人又長得俏那一個不喜歡她呢！不到一個月，她就被大家選舉當女隊附，全師上至師長，下至伙馬快，個個都驚異她的才能，個個都高

興和接近。有一次，她在火線上的一座砲壘裏，對一隊日本兵在唱着一隻剛學會的日本反戰歌。把那隊日本兵弄得不想敲槍機了，當天晚上就有一分隊的日本兵投降過來了。因爲明芝身材長得小巧，那些剛投降過來的日本兵都誤認她是一個日本姑娘呢！

不過一個初出世面的女孩子，一受到光榮的讚禮，她就容易驕縱起來，明芝也不能例外。起初是那隊隊裏的男同志在死氣剝裂的追求她，到後來連師部裏的秘書參謀副官都想盡方法在追。她明芝是够聰明的——也許這是一種不大正當的聰明吧？無論那個人對她要好，她都分給够一塊糖，她從來沒有拒絕過對方的有不良企圖的「深情」和「善意」，誰請她吃，她都去，誰給她東西她都接受，她幾乎每個時候都在快樂中，就是在夢裏她還是微笑着的呢！這樣一來，不單她自己忘記了工作，而且惹得隊裏的男同志四分八裂，感情不好，放着工作不幹，尤其那些可笑的秘書參謀副官之流的人物，閉着沒事也吃起醋來！

啊啊，那個時候，爲了一個聰明俏美的明芝，全師人都泡在大醋缸裏哪！……就那麼有一天晚上，隊裏的同志們都睡着了，明芝獨自跑到外邊去淨手，剛剛

睡着了，明芝獨自跑到外邊去淨手，剛剛

睡着了，明芝獨自跑到外邊去淨手，剛剛

走到離包邊，就給一隻強有力的手抱住了腰。她正想叫喊，突然有一道瘋野的粗獷子低吼了起來：「賊，我就打死你！」一支冰冷的手槍正對胸裏她的隻口。那隻手剛開始把包往一片墳地裏曳着，忽然隊部的門呀的一聲開了，在星光下，一個男同志睡眼迷惘地跑出來。於是她意外得了救。那抱住她腰肢的手一鬆，一個黑影往遠處飛奔去了。

現在，明芝的身子還很健康，不過大概因為心亂的緣故吧，總顯得有點疲倦了。

那個女隊員不幾天後就離開了這個小城市，離開了明芝的家，回她家鄉養病去了。明芝的姪女爲了她的姑姑，感到一種內心的寂寞和憂懼。

事情又是隔了一年，天氣入了秋令。一個穿哩哩軍服的女軍官，坐着一輛因長途跋涉而塗滿了泥巴的洋車來到了這荒僻的小城市。她的綁在車背上的皮箱和行李推雖然蒙滿了灰塵，在秋陽下，仍閃耀出簇新而珍貴的光彩。從路人的眼睛看上去，人們會猜想這女軍官是浸透於繁華的幸福中；但是如果她的洋車的緊旁走過，一定又可以看見她的雙眉皺結着的，她微張嘴唇，顯出一種隱約的自悲自憫的微笑。

這輛洋車走過了一樹條蔭覆蓋的街道，終於在掛着金漆門匾的大門前停下，女軍官踏上了台階，帶着一陣陣輕輕的嘆聲在敲打着門環。

「這女軍官不是別人，就是明芝。」——這女軍官不是別人，就是明芝。——「崔家的姑娘當官回來了！」這個消息立即傳遍了這小城市的每條街巷，人們唧唧地談論着，凡是一點遠親關係要人，都跑來看這個出人頭地的女軍官。

「噫，女孩子當官在咱們這地幅上還是頭一遭的事兒呢！」

「龍生龍子，虎生虎兒，到底是崔家才能有這一光景啊！」

老太太不再嘆着燒三頁紙送她們的女兒了，她流着悲喜的老淚，開了她的陳年米酒和套出蜜餞的藥品來招待她的開闢暖暖的客人們。

老太太還燒起兩根神蠟三柱貢香。拜禮她丈夫在天有靈。

家裏宰了一隻全羊，殺了幾隻鴨，煮了一小筐熟鴨蛋，慶祝着當了官榮歸的明芝。

而明芝却坐在剛剛打掃得新的閨房裏，昔日家居的舊夢并不能溫暖她的心。她無心地審視着水磨磚的牆壁，棧板的大帳子，鑲有大石板的書棹，窗前一叢正

盛着的花上錦，她不自覺地苦笑。……

這一陣陣熱鬧的風吹過去了，這個大戶人家又重新跌進古老，陰暗和寂寞中。

明芝變得不大愛說話，終天鬱沉沉的，她一天比一天顯得疏懶，吃飯的時候連筷子也懶得多動幾下。她總是找空，睡覺，好像她在戰地上一年多來就沒有睡過覺。回到家裏來補足她的精神似的。

秋天的深遠的藍空，飄遊的白雲，衰黃的落葉，尤其是夜間的如靜水似的明月，樣樣都使人起一種對往昔的懷念。每到夜深時分，一片月光射在那開着一叢花上錦的窗檯上，總可以看見明芝雙手托腮幫，憑窗用沉思的眼睛望着夜色茫茫的遠空。她的心境正如秋夜的迷茫，正如秋夜的寒涼。

就這麼的一天晚上，內宅的燈光都熄滅了，她偷偷地走到她姪女的窗前，輕輕敲着窗。

她阻止她姪女點燈。只吩咐說把窗戶打開，讓月光射進房子裏來。

「小珍，」她低微地叫着她的姪女，聲音有點顫抖，從射進窗來的月影下，可以隱隱地看出她的臉孔在泛着一層層淡淡的紅暈：「你看我有些什麼樣子吧？」

「沒有變，姑姑。」小珍故意靜靜地

羞澀而又嬌愛地招呼道；

「小珍，過來。」

小珍溫順地坐在床沿上。她把小珍的一隻手拉過來輕輕地放在她的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小珍忽然感覺到她姑姑的肚子裏有一件小東西在蠕動着。而突然驚叫起來

「姑姑，你！……」

「好小珍，別嚷，別嚷啊！……」

你姑姑的命好苦呀！肚子裏的小東西已經有四個來月啦！白天我用布帶綁紮晚上才敢解開來。……小珍，女孩子家的命就是爛泥裏的花啊。……」明芝扭轉身子

，伏在枕上開始嗚咽起來：「要不是你的爸一出遠門就永不回來，要不是你的媽改了嫁，雖說是苦吧，我也願意一直流落在外邊！……現在我帶回來了一個沒有爸爸的

孩子，唉，小珍，你的姑姑恐怕不是活得長久的人了！……」

當天晚上，她倆抱在一塊整整哭泣了一夜。

隔不多天，家裏邊的人開始狐疑的眼光來注視明芝的一舉一動了。有一天，老太太忽然進明芝的屋子裏，問她女兒是

不是身子不大舒服，而且說去請個醫生來診看一下。

「不，媽，我身子很好。」明芝強裝着笑臉。

就在那天中午，明芝一時忘了門上房門睡午覺，老太太偷偷地摸了進來，在她的床前彎下衰老的身子，伸手打算去摸摸明芝的肚皮。

明芝不意識地在警覺中驚醒過來。她急急地把身子往床邊一側，躲過了親親的手。

「睡覺也不蓋被子，我怕你着了涼！——」

「開肚子痛！」老太太把「開肚子痛」這幾個字說得格外沉重，她狐疑而狡猾地笑着走出門去了。

明芝懷了孕的事情總難瞞得長久，又一天傍晚，小珍臉上帶着擊拍的傷痕，和含着兩泡眼淚，從老太太的屋子裏走出來。立即在上房裏就發出一陣子捶胸脯的響聲。這老喉嚨在嗚咽地哭喊着：

「這辱沒祖宗的丫頭呀，她的骨頭就這麼脆啊！……」

哭喊忽而中斷，大概那老太太氣昏過去了。

從此後，明芝就永遠沒有踏出她的房門一步。她的姪女小成了丫頭，每天，讓着

洗滌褲子。在這個時期中，眼淚和嘆息就是明芝的全部生活了。

小珍講完了這兩年中演進着的她姑姑的故事之後，她靜靜地仰着頭望那明深的夜空，她的眼睛閃漾着一層悲愴的淚光，而且深深地嘆了口氣。

月亮已經遊移到天中心了，吐放着它最大的光輝，好像要把世間的一切景象都分明地顯露出來，甚至連好像要用它的互古以來最智慧的光輝探照人們的心。

我們靜靜地坐在長石灘上，長久地沉默着，夏虫們在草間鳴唧。

「小珍，」我慢慢地扭轉頭去。「現在你的姑姑怎麼了？」

她把仰着的頭也慢慢地放平了，她只向我慘笑了一下。

「怎麼，明芝病得很重嗎？」小珍的慘笑掠過了我的心，我感覺一種不幸的陰影漸漸地向我襲來。

「她麼，」小珍忍不住悽泣起來：「她已經躺在野草地上了！」忽然她把臉孔埋進兩隻手掌裏。

「聽說，」一個悲痛的人往往會反常地自己安慰自己。「不久前我纔接到你姑姑一封信呢！」

「唉，剛剛過了二七日。」小珍悲

情得說話都不成聲，她軟癱癱地倒在石凳的柵欄上，幾粒淚珠滴落在草葉上，閃爍着慘白的光芒。

我不覺也昏昏眩眩起來，我朦朧地覺得好像明芝還和兩年前一樣的同我一塊坐在長凳上，但是庭園圍牆外的一株老禿禿的古柏上，傳來了一聲怪厲的夜鷹的啼叫，我的心突然悽傷地一震，清醒過來了。

小珍也漸漸從悲切的哭泣中安靜了下來。

這次我從幾百里外奔跑來，不但不能給明芝一點友情上的幫助和撫慰，甚而連最後一面也沒有見着，這種內心的歉愧和傷痛，是永無盡止的啊！

「小芝，能帶我去看看他嗎？」我小心地說，我怕我的哽咽的話聲會觸傷她。

她遲緩地從石凳上站起來，她停着疑慮一下，但立即她又輕輕地提起腿斜走邊邊圍去，我在後面靜靜地跟着她。

在一個暗角裏，小珍撥開一扇小門，外面是一片無邊的靜穆。

我們出了小門，沿着生滿了蔓草的圍牆根往屋後走去，我扶着爬過了一排柵欄，然後躍下一個小土坵。前面就是一片黑森森的林子。

「呢？」我的軍調的一聲探問。
「林子裏就是。」她并不回過頭來。
一走近林子，我全身的血液都好象壓

縮在心裏。我緊張地睜大我的眼睛。但是不等我喘過一口氣，小珍就一直往林子裏穿進去了。林子裏籟籟稀少的月光，我們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往林子的深處走去。

走着走着，小珍突然站住了，我好像剛剛從一場大夢裏醒過來，也突然站住了。

從林木的枝葉篩落的淡淡的光下，我看見一堆新墳正橫在我的緊跟前，墳頭上的招魂紙還在微微的夜風中飄動着。

我心裏暗暗地悲嘆起來：這土堆下就壓着那聰慧美俏的明芝麼？一個戰亂的女性不死在戰場上面死在家裏，這是爲了什麼啊！

於是我頹然地坐在墳邊。

小珍兀自在墳間的草地上來回地踱着，從林間的月光偶然閃射在她蒼白的臉孔上的時候，可以看出她緊皺的雙眉。我猜想到小珍是有着沉重的事啊！

「小珍你姑姑太軟弱了！」我帶着有點酸澀的口氣說：「家，害了她！」

但是我心裏却又想道：明芝反抗家庭跑進社會，但社會的惡浪又把她的打回家庭，她受了傷，而且因傷重死了！……

小珍突然在我的身邊停下步來，從她的聲音我知道她整個身子都在震顫了；

「林先生，我想走了！」

我大大地吃了一驚，立即從地上跳起來，我第一次捉住她柔滑的手腕：

「小珍，只要你下了決心，要離開你的籠子，我一定幫忙！」

在稀薄的月影下，我看見一絲痛苦後的微笑掠過她的嘴唇。

片刻後，林子披上了一層紫暈的微霞，天快要亮了。

我們匆匆地走出林子，往來路上回去。

趁着天色將明，公雞歡啼着玉更的時候，小珍提着一隻小皮箱跟我走出了這小城市。

天大亮了，不久太陽也滾出東方的地平線，在大路旁邊的一家小食館的涼棚底下，我和小珍吃過了一些點心。

立即我便在油膩的小椅子上，寫了一封懇切的介紹信，介紹小珍到大別山裏去，我有好些朋友在那裏打游擊。

末後，我把她送到一片柿子林邊，這裏正是三岔路口。

「記着，要比你姑姑走遠一步，放胆些！」

不時地，小珍回轉頭來搖搖的手，不一會，她的身影就消失左邊的山坡後面去了。

透明的土地 郁荻帆

細雨紛飛地落着

湖上張着霧網

天是陰慘的

灰白的雲團一塊塊奔走着

向低垂的遠天抖落

這處

沉浸於朦朧的烟水裏

白的波浪曬笑着

細的兩彷彿揚起的飛沙

飄落進明亮的沙漠裏

幾隻水鳥

拍着翅膀在水面上飛着

或

是不是你們綿怕那綿軟的雨絲

淋濕了你們的毛羽

一波波

好廣闊的波浪

無邊的綠

迷失了你的道路

那些挂着風雨的帆船

像水鳥一樣拍着銀色的翅

白霧湖

桂林通訊（雨天雜寫之四）

茅盾

不知不覺，已經住了三個月；什麼也沒有學得，什麼也沒有做得，就只看到聽

到些，然亦正因向有見聞，有時也感到哭笑不得。

近來有半月多，不拉警報了，這是上次擊落敵機八架的結果，但也有近十天的

陰雨，雖不怎麼熱，却很潮濕，大似江南梅雨季節。斗室中霉氣蒸鬱，實在不美，

但我仍覺得這個上海人所謂「灶披間」，很有意思；別的且不說，有時「兩都鼓吹

」，勝况空前，（就我個人的經驗是）而「兩都」之中，有淮揚之樂，有湘沅之樂，

亦有八桂之樂，伴奏以鑼桶刀砧，十足民族形式，中國氣派。內容自極複雜，然有

一基調焉，曰：饒。

晚上呢，大體上是寧靜的。但是我自已太不行了，強光植物油燈，吸油如鯨，

發熱鍋爐，引致成陣，然而土紙印新五號字，賤目視之，倘如讀天書。於是索性開

倒車，廢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強光植物油燈，而復古於油盞。九時就寢，

味爽即興，實行新生活。但又有「弊」：午夜夢回，木屐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

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發蚊聲陣以待，如何敢冒昧？只好貼熱便臥

，靜待倦極，再尋舊夢了。不過人定總可勝「天」油盞之下，可讀木板大字裝書

，此公為我情得「廣西通志」，功德當算不小。

而且我又藉此領悟了一點點。這一點點是什麼呢？說來貽笑大方，蓋即明白

廣西山水之美，不在外而在內！凡名山必有佳洞，山上無可留戀，洞中則幽奇可探

。石筍似的奇峯，怪石嶙峋，難生羊齒植物，攀登正復不易，即登臨了，恐除仰天

長嘯而外，其他亦無足留戀。不過「石筍」之中有了洞，洞深廣曲折，鐘乳奇形怪

狀，厥生神話，丹爐藥灶，乃葛洪之所居，廣金童玉女，實老聃之外宅；類此種種

，不一而足，於是而洞不但可遊，且予人以縹緲之感了；何況洞中復有泉，有洞乃

至有通海之潭？

三星期前，忽看雄圖，擬游陽朔；同游十餘侶，也「組織」好了，但諸君子贊

你古老的

最鬆軟的土地

你永遠掀着透明綠色的土地

我彷彿看見你的上面

被動着綠色的禾穗

白露湖

你深陷的旋渦漩渦的一團團年輪

從那上面

我彷彿看見你經歷的永遠的世紀

細的雨落在白露湖上

灰色的沙塵

蒙住了那透明的晶體

從那裏

那憂鬱的漁歌抖動着

一聲聲隨着波浪送開

從那聲音里

那間這透明的土地一樣古老的聲音裏

我聽出了漁夫們生活的氣息

歌聲

嘶啞的歌啊

在愁慘的落雨的湖上

隨着神靈質的水波顫動

你會聽到

非如我之閒散，故途必須乘車，以省時間。先是曾由賓公設法，借木炭車，道及

行期既迫，賓公忽病，脈搏每分鐘僅百八至，於是壯游遂無期延緩。但陽謝佳處

何在呢？據云：「陽朔諸峯，如筍出地，各不相倚。三峯九巖析城天柱者數十里，

如樓通天，如闕刺骨，如修竿，如高旂，如人怒，如馬嘯，如陣將合，如戰將潰，

灘江荔水，組織其下，蛇蟠猿鶴，煙燿萬態。」（廣西通志）這裏描寫的，是山形，

這樣的山，實就無可登臨，即登臨亦無多留戀，所以好處還是在洞；至於陽朔諸峯

之洞則就其是幾句話所說完的了。一筆記一洞的文章，往往千數百言，而有些我倘

覺其說得不大具體呢！

還有些零碎的有趣的紀載。太真故里據說在容縣新塘里羊皮村，有楊妃井，「

井水冷冽，飲之美姿容。」而博白縣西綠蘿村又有綠珠井「其鄉飲是水，多生美女

，異時鄉父老有諺者，聚而謀室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然而

尤其有意思的，乃是歷史上的一樁無頭公案，在「廣西通志」內有一段未定消息。

全文如下：「橫州壽佛寺即應天禪寺，宋紹興中建，元明繼修之。相傳，建文遇革

除時，削髮為佛徒，遁至嶺南；後行脚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十五餘年，人

不知之，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部郎中樂章父樂善廣，亦從授浮屠之學。恐事泄，

一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遂為人所覺，官諸官。達於朝，遣人迎去

。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壽佛禪寺四大字。」建文下落，為歷史疑案之一，類

如上述之「傳說」頗多，大抵皆反映了當時「臣民」對於建文之思慕。明太祖晚年

猜疑好殺，憶難書會載一事，謂建文進言，以為誅戮過甚，有傷和氣；異日，太祖

以棘杖投地，令建文拾之，建文有難色，太祖乃去杖上之刺，復令建文拾之，既乃

詔之曰：「我所誅戮，皆猶杖上之刺也，將以貽汝一易持之杖耳。這一故事，也描寫

到建文之仁厚及太祖之用心，可是太祖却料不到最大之刺乃在其諸王子中。

明末的最後一個小朝廷乃在廣西，故廣西死難之忠臣也不少；這些前朝的孤忠

，到了清朝乾隆年間，皆蒙「恩」典死於流賊諸臣，同受「賜諡」之褒獎。清朝的

懷柔政策，可謂到家極了。

說到這里，似乎又觸及文化什麼的了，那就順筆寫一點這里的文化市場。

桂林市并不怎樣大，然而「文化市場」特別大。加入書業公會的書店出版社，

據聞將近七十之數。倘比每月每家至少出書四種（期刊亦在內計）每月得二百八十種

那勞苦老矣切的脈搏
以及那虔誠而悲哀的禱告
你可以想到

一個餓餓了肺葉的捕魚者
彷彿破爛了風箱的樂器一樣
輸血地唱着這語句

而當他唱着這歌的時
他又扭着身體
撒開了網

又喘着呼吸拉起了一級沉重的砂泥

白雲湖

我的白雲湖啊

你的透明的日子日哩

東方書社新書

國防論 蔣百里 四十元

漢代學術史略 顧頡剛 十二元

英雄兒女 德萊新著 李東絲譯 八元 (劇本)

已編不能說不是一個相當好看的數目。短短一條桂西路，名副其實，可稱為書店街。這許多出版社和書店傳播文化之功，自然不當抹煞。有一位書業中人曾因作家們之要趕上排工而有增加稿費之議，遂慨然曰：「現在什麼生意都比書業賺錢，又多又穩又快，若非爲了文化，我們誰也不來幹這一行！」言外之意，自然是作家們現在之斤斤於稿費，毋乃太「爲了文化」。這位書業中人的慨然之言，究竟表裏真相如何，這裏不想討論，無謂主觀企圖如何，但對文化有功，則已有目共睹。至少，把一個文化市場支撐起來了，而且弄得頗爲熱鬧。

然而，正如我們不但抗戰還要建國，而且抗建同時進行一樣，我們對於文化市場，亦不能僅僅滿足於有書在出，我們還須看看所出的書質量怎樣，還須看看所出的書是否僅僅爲了適合讀者的需要，抑或同時亦適合於文化發展上之需要。這兩個需要，并不完全相等，尤其在我們這樣文化落後的國家，舉個最近的例，版前大後方對於神劍劍俠俠情的文學還有大量的需要，但這是讀者的需要，可不是我們文化發展上的需要。所以倘把這兩個需要統觀起來，我們就不能太樂觀，不能太自我陶醉於目前的熱鬧，我們還得切地下一番自我批評。大凡有書出版而書也頗多讀者，不一定就可以說我們有了文化運動。必須這些出版的東西，有計劃，有分量，否則，我們所有的，只是一個文化市場；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無大貢獻，我們只建立了一個文化市場，這樣一樁事業，照理負大部分責任者，應是所謂「文化人」，但在特殊情形頗多的中國，出版家在這一頭，時時能起作用，過去實例頗多，豈可不贊，所以我在這里想說的話，決非單對出版家「一寧可說主要是對我們文化人自己出版者，進一步，又不能說與讀者無涉。

我想用八個字來形容此間文化市場的幾個特點。這八個字不大好看，但我決不想在此罵人，我之所以用此八字，無非想把此間文化市場的幾個特點加以形象化而已。這八個字便是：雞零狗碎，酒囊飯桶！

這應當有一點說明。

前些時候，此間書業公會開會，據聞曾有提案，擬對剪剪他家出版品而成書的行爲，給一罰策。結果如何，我不知道。說到剪剪糊糊政策在書業中之抬頭，似乎由來已久，但在目前桂林文化市場上據說已經相當令人頭痛。目前有幾本銷路不壞的書，都是剪刀漿糊之結果，剪刀漿糊不生惡果，於是乎內容之龐雜無稽，自屬難免。尤其奇想天開的，竟有剪取魯迅著書中若干段，裏邊一語，而別題名「魯迅自述」以出版者這些剪剪糊糊的書，相應之付錢費版稅，所以獲利尤厚，據說除已出版

路
史放

我怎能不相信你們指示的路哩
這些小路那一條不是你們
用赤裸的腳趾踏出來

當你們開闢那條路的時候
你們揮着鐵鋤……

你們回過頭
看見自己修築的輝煌的路
你們笑了
彷彿看見自己的秋收

「一切的路戰朝向城市」(凡爾哈倫)

一切餓餓的手都伸向城市
給我們麵包
給我們自由

叩着那兩扇黑的城門吧
有高歌的汽笛在那里
有高舉手臂的烟囪在那里
倉庫在那里
太陽的窗子在那里

者外，尚有大批存貨，將次弄問世。當作家要求增加版稅發給之時，就有一位書業中人慨然認爲此舉將助長子剪刀政策。這自然又是作品漲價毋乃「太不爲了文化」同樣的口吻，但弦外之音却已顯示了剪刀之屬更盛。嗚呼，在剪刀之下，一書之罪波依分數語錄體而拆散，而分屬於數百名不同之書中；文章遭受了凌遲極刑，又復零碎拆賣，這表示了文化市場的什麼呢？我不知道。但這樣的辦法，既非犯法自難稱之曰雞鳴狗盜；倒是這樣的書無出右了，若干年以後，必許會有另一批人按照「永樂大典」之輯書之例，又從而輯遺之，造成一「新興事業」，豈不願之令人啼笑皆非麼？但書本遭受凌遲極刑之象既已發生而且預言其更發展，則此一特點不能不有一佳名，故擬題曰「雞零狗碎」云爾。

其次，目前此間文化市場除了作家「雞零狗碎」出版外，似乎都相安無事，皆大歡喜，文化市場是支撐着，熱熱鬧鬧，正如「酒館」之門多書業中人一樣熱鬧。熱鬧之中，當然亦出了若干有意義的好書，此又不容抹煞，義當大書特書。不過，這種熱鬧空氣，的確容易使人醉——自我陶醉。這大概也可算是一個特點，無以名之，姑名之曰「酒囊」。而伴此而來者，七十個出版家，每月還出相當多的書，當然也解決了直接間接不少的生活問題，無怪在作家要求維持版稅舊率時，有一位先生曾經以科學方法證明今天一千元如果可出一本書，到明天便只能出半本，何以故？因物價天天在漲，法幣購買力天天在縮小。由此所得結論，作家如果不減低要求，讓出版家多得利潤，則出版家經濟力日削之後。作家的書也將不能再出，那時作家也許比現在還餓肚子些罷？這筆賬，我是不會算的，因為我還沒幹過出版，特揭於此，以俟公算。而且我相信這確是一個問題，值得專家們討論。不過可喜者，現在還不怎樣嚴重。新書店倘續有開張，新書倘屢有出版，這大概不能不說是出版家們維持之功能？文化市場既然還撐住，直接間接賴以生活者自屬不少，而作家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近來還沒聽說作家中發現了若干餓卒，而要「文協」之類，來布施棺材，光這一點，似乎已經值得大書特書了罷？用一不雅的名兒，便是「飯桶」；這一個文化市場，無論其如何，「大飯桶」的作用究竟起了的。於是而戲成一聯：

飯桶酒囊亦功德，
雞鳴狗盜是雄才。

(六月二十七日，桂林。)

愛情

匈牙利，亞森詞
馬耳 譯

議員先生晚上從布達伯士坐火車到了。他的車夫山多到車站來接他。

專完後，山多卸下馬具，給飼料和水與馬兒吃。在牠們光面滑的屁股上拍了幾下，把馬廐作了一次最後的巡視：看是否還有別的事情，他得弄好。

用兩個指頭，他把他那長而下垂和黃色鬚鬚尾巴，向旁邊掠了幾下。他需要幹的事就只這點了，之後他就用他那結巴巴的手指時常在額角擦了幾擦，好像這種動作，可以使他心緒集中似的。他甚至於連氣也不嘆一口。一個人如果真想高聲地呻吟一下，至少他得要有反抗命運的叛逆感覺才行。山多可沒有。

他坐下來。他的背朝着牆上掛着的油燈。一塊馬氈蓋在整着車的木床上。他在那面坐着。脫下拖鞋，他從衣袋裏取出早晨接到的那封信來，把牠攤在膝上，讀着，對着馬兒讀着……燈光招來一大堆馬蠅。馬兒用牠們被剪禿了的尾巴打着屁股。事實上他完全沒有看那封信，因為他記得其中的每一個字。他知道這信的全部內容，這正是他為什麼不想這封的原故。當一個人聽到泥土壓到棺材蓋上去了的時候，當然他的心再什麼不會想了的。

他去年冬天離開他的村子，他的女人和兩個小孩子：這一點用也沒有，他跑到城裏來當一個馬夫——這還是沒有用場。他每天鋪些新鮮草在馬下面，小心得好像爲自己的兒子鋪床似的——這還是沒有用場。他照拂馬兒梳刷和剪理牠們的毛，勤快得好像不城最出各的理髮師服侍議員老爺似的，——這還是沒有用場。他不到當地的酒肆去。以取悅於他的主人，同時也藉此

省出工錢，以便全部按時在每月一號寄回家去——這還是沒有用場。一切辦法都歸無用；因爲今天他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

牠的信上說：這年春季沒有工作做。就是有錢的農人們，也得讓他們的女人來幹苦役了，爲的是省錢。因了這個原故她自己也得找事幹，假如她不願意餓死的話。不過，假如她到城裏去做工，兩個孩子怎樣辦呢？假如山多的母親，或她自己的母親，還活着的話，他們當然可以到隨便那個老人家裏去的。不過兩個老人家都死去了。所以山多的女人，就在信裏問：「親愛的丈夫，你叫誰怎辦？」

馬兒好幾次掉過頭來望着山多，那着牠的那副模樣發怔。牠們既已經吃飽了飼料，喝够了水，幹嗎牠還不把燈吹熄呢？山多懂得牠們的靜默的話。馬廐內是溫暖得使人窒息。他呆望着馬兒的屁股，回答不出他女人的問話來。他立起身來，吹熄了燈。於是便走到外邊來在門旁的一個凳子上坐下。

他的脚交叉着，呆呆地坐着。一隻脚翹在另隻脚的膝他的一隻手捏着翹着那隻脚的掌；而另一隻手則漠然地拿着那封信。在屋裏，大家都已經睡了。在那個寬敞的碎石地的庭院下邊，所有的窗子都是黑的。

「這這回可做對了：把馬車放進棚子裏去了一山多想，看到天陰沉像窗子似的黑。」

「雷快要打來了啦，山多叔」安奴琪加的聲音從廚房那兒飄來，山多是卅歲，議員先生的廚子兼僕人的安奴琪加是起碼青春雙十。雖然如此，也許是因了山多的大鬍鬚，或者個了他老是不說話的原故，她總是把他叫做阿叔。安奴琪加每天是在

廚房內睡。但今晚的熱氣太厲害，她只是穿着內衣走出來，坐在廚房前面的石板上。「看樣子差不多」，山多說連頭也不向安奴琪加那兒掉一下。兩個人素來情感就不大十分融洽的，因為每天在中午或晚上一起在棹旁坐着吃飯的時候，山多總免不了想到：自己的女人也可以做同樣好的飯給議員先生吃。而安奴琪加呢？雖然她知道議員太太不贊成雇用夫婦兩口子兒——因為兩夫婦在一起容易妨害工作，但他還是常常想想假如山多不在這兒，她也許可以把自己的丈夫弄來當馬車夫的。安奴琪加和他的丈夫結婚不過兩年，就馬上感到，兩口子在他們所有的一小塊田土上是活不了的。因此男的得住在村子裏種田，而她這年青的少婦只得又回到議員先生家裏來——在未結婚以前她就在這兒幹活。

在這碎石鋪的庭院中，一陣偶然的風把一棵老胡桃樹的葉子吹得嘩嘩地響。山多抬起頭望。起先他看到那胡桃樹，後來他看到那間廚房。安奴琪加在向他走來。山多的眼睛被她一隻在短內衣下露出的白腿兒吸住了好大半天。他移到妻子的尾巴上去，讓一點空隙給她。

她還沒有坐下來，他就說：「真吃不消，吃不消。」這話好像不是從他心裏說出來似的。

安奴琪加看到山多手中的那張白信紙。她於是想寫到這封信的那個女人：山多的女人有孩子了，而她沒有。她將永不會有孩子嗎？她永遠不能像別的人——別的過着真正生活的人。那樣——積得足夠的錢，回到丈夫那兒去。

「也許他現在正坐在一個另外女人的身旁，正如我坐你旁

邊一樣……」

「誰？」山多很快抬起頭來。他的手再也抱不着那隻腳了。他把臉轉向安奴琪加，她立刻回答他的話。遠遠地。在胡桃樹後邊，電光在閃了。某朝着閃電的那兒望。

「我的丈夫」她終於說了。可是山多已懂得她正是在想着他自己。兩個人同時站起身來。信從山多的手裏落下來了。安奴琪加知道這信是很寶貴的。她彎下腰，在黑暗中來摸索這個信，結果摸到了。那句話又回到山多的心上來：「親愛的丈夫，你叫咱怎麼辦？」沒有說一句話兒，他走到馬房去。他走在前面，知道安奴琪加是在後面跟着的并且感覺到她的呼吸在頭頂上扇動。馬兒醒了，稻草在牠們下面悉索地響。這個男人的手，圍住了安奴琪加的腰，而安奴琪加也倒過來，好像一條小樹向風那邊倒一樣。她把這個男人生疏的，沉重的手拿在自己手裏，把牠一直按到自己的奶子上，奶子似乎是裏漲破地，豐盈地充滿了那一雙手。在一隻木板床上，兩個人擁抱起來了。馬的門是沒有關的，但是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他們緊緊地互相抱着頸，睡在一起，不作聲大大地睜眼。男的把身子支在肘上，用那粗糙的手指在女人的面頰上敲了一下。

「想什麼東西，安奴琪加？」他問。可是女的仍然是呆呆地朝着無邊的黑暗中望，沒有回答山多不必她說，山多早知道她是在想什麼了。

後記：森河（B. S. H.）是近代匈牙利名作家，生於一八九八年。一九一八年他參加匈牙利革命，革命失敗後，即一直流亡在外國。

老園丁和他的女兒

王亞平

這是春天的夜，
 霧季的夜啊！
 夜是溫美的，迷茫的，
 而那隄岡上
 用焦爛的木板架成的小屋
 却那末清單而寒涼。
 菜油燈，豆大的火焰
 像昏昏的螢火
 閃動着可憐的光亮。
 從這憂鬱的燈光下
 我們辨識着裝飾這小屋的
 是零亂的鍋碗，折了腿的小桌，
 竹製的椅子，盛菜的背筐。
 江上的風
 輕列地，從不騰籠裏，
 從稻草紮蓋的房頂上
 襲擊着，號泣着，
 那悽烈的陰森的聲音
 就像受傷的小狼
 在淒冷的秋夜，獨自的哀叫。
 陵陵，——老園丁馬奇的女兒
 那小屋的守望者
 一個伶俐的姑娘。
 她怕夜，她被恐怖征服了，
 一陣悲愴的預感

在她心裏爬捲着，擰嚼着，
 她偏慄地，靠近板牆
 像海夜，四圍興起險惡的風浪
 小屋和她，都在慌駭中顫抖，搖盪。
 她咬緊呼吸，聆聽着，期待着
 以黑球似的眼瞳
 向窗外，向昏沉的夜海
 向那彎曲的通達
 菜園的小徑上
 投一個長久的注視。
 她探聽着
 那負起菜筐
 那遲緩的足音
 那斑斕的頭髮
 飄在瘦腿上的
 年老的園丁——
 他的父親。
 老園丁馬奇
 像馴服的耕牛，
 日夜，作息在菜園裏。
 他以愛女兒的心情
 撫愛着他的菜畦，菜秧。
 春天風暖，太陽好
 照望着葱高了，菠菜綠了，

白菜包住心
 韭菜也吐露着新黃。
 勞動，他歡喜絲
 他憎惡懶惰人
 就像憎惡
 殘食菜葉的害蟲。
 爲了澆養這些苗裔，
 他走下江灘汲水
 爬登那陡峭的
 千百層的石級。
 早晨的星花，
 初夜的燈火，
 是他工作時熟識的伴侶畦邊的小徑
 被他的草鞋磨亮了，
 而他的心比小徑還亮，
 比江水還長。
 他常對懇切的鄰人
 誇說愈快的懸望——
 我底小陵陵
 像菜花一樣，
 她生芽，她長葉，她開花。
 將來有門好婆家……
 然而，一個晴天的響雷
 擊碎他火苗似的希望，

可怕的，命運的……
從他滑下塵土……

拖他下來，投擲在冰寒的……

酸澀的……

那活實的大眼睛的

伴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小女人

炸碎了她！

死了啊，老丁

生命的……

那時候，火熱的七月，

他恨……

老丁和女兒的眼睛

被淚水……

他……

不見……

為什麼……

為什麼……

……

……

……

……

……

……

……

……

……

……

我恨他沒有眼睛

奪去了我的小女人！

從此，老丁的心

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寒夜，少女懷醉的夜啊！

而她，却以顫震的小手

緊抱住髮根，

小屏失去了寧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換些好價錢！

這樣的工作

她幹得迅速而熟練，
 手那末輕，那末快，
 撇掉枯黃的葉子，
 菜葉，菜根不讓她
 有一點兒泥巴，
 那些化籽後的蔬菜
 像白雪，像秧針，
 像新裝的少女
 增添了十分顏色，百倍光彩。
 疲倦的老園丁
 四裏浮現着歡悅，
 面，突然地，悲憤的沈浮
 從記憶之海裏湧上來，
 攪亂了他的心。
 他看見洗菜的女兒，
 就想起女兒的母親，
 她死了，這世界上
 再沒有那一頭青絲般的頭髮，

那兩顆夜星似的眼睛，
 那甜蜜的日子啊
 也蒙上陰晦的雲霧。

灰色的敵機

投彈的魔鬼

在老園丁心靈裏

打着千層百結的仇恨。

於是，他哭了

他彷彿聽到自己的淚珠兒

在他心魂的深處

滴落，滴落的聲音。

比小貓還

警覺的陵陵，

以類悟的敏感

接受了父親的悲憤。

她忍耐着

黑夜似的沉默，

她掩抑着

心裏湧來的恐懼，

她的心跳

應和着父親的呼吸。

是風聲？

是紛紛擲落的炸彈

搏擊着空氣的

駭人心魂的聲音？

恐怖意念

朦朧了她的眼睛，

她看見燭的後邊

一個血漬的頭髮

模糊而焦爛的

母親的臉。

媽呀！——她叫了，她哭了

像被追擊的小鳥

衝到老人的懷抱裏。

陵陵！陵陵！

不要怕！不要怕！

爸爸在這裏！

老園丁的淚水

滴濕了女兒的頭髮。

靜穆的春夜

抱吻着山城，

山城下

瀟瀟着不安的江水。

一九四二，二，一於渝。

東方出版社發行

老舍先生三大名作

趕集，櫻海棠，老牛破車。

正印刷中

我做過一次奇異的看守

美國惠特曼作
姚奔 譯

守；
一夜在戰場上我做過一次奇異的看守；

常那天我的兒子也是我的同志你停息於我的身邊。

我只願你一眼而你的愛的眼晴同敬我的目光我永遠不能忘記。

你的手摸一摸我的手呵，孩子，因為你躺倒在地上，你是伸起來就我呵。

於是，在戰鬥中，均力敵的戰鬥中，我急奮地前進。

直到深夜我終於回到這個地方，而我要重上征途時，

我發覺你死了，已在那樣的冰冷，親愛的同志，我看到你的軀體，那回答我親吻的兒子呵，（在人間我不能再回答了）

在星光的照耀中，相背著你的面龐，我象是離奇的，輕輕的以風聲吹著。

就在當時當地我長久地佇立著，戰場慘然地在我的周圍展開，

奇異的看守，耐人依戀的看守，在那芳香而沉寂的夜晚。

然而我沒有一滴淚，甚至沒有一聲悠長的嘆息，我久久地佇立著。

而後我俯身坐在你的身邊用手托著我的頭。

伴著你親愛而愛的同志度過這耐人依

戀的時光，不朽的奧秘的時光——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句話。

沉寂，愛與死的看守，看守著你，我的兒子也是我的戰士。

當天上的繁星無聲地行進，向着東方的新的星辰又潛默地上升。

最後看守為你勇敢的孩子（你死得那樣迅速，我無法拯救你。

我忠實地愛你，更關切你的生活，我以為我們總會重逢。

直到夜快完了，是呵，就在黎明出現的辰光。

我把我的同志包裹在他的毯子裏，我包好他的身軀。

把毯子摺好，當心地包好他的頭，再當心地包好他的腳。

就在當時當地，沐浴着升起的太陽我把我的兒子安置在墳墓裏，那個草草掘成的墳墓。

就這樣我結束了，我奇異的看守，夜和慘淡的戰場的看守。

為答我以親吻的我的兒子的看守（在人間我不能再回答了）。

看守被迅速殺害的同志，那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看守呵，怎樣的當天亮的時光。

我從冰凍的地上起來，把我同志用他的毯子包好，在把他埋葬於他親愛的地方。

驚 蟄 蔡月牧

爽朗的雷聲

春的第一聲關笑

冒過天濛藍色的雲底

擲進草原來了

折毀土裝的牢獄

草梗以白色的根鬚

挑頭着春泥

而泥土懷了少女的夢

開始張起雙耳

傾聽自己的心房

輕拍出愛情的音響

隱臥的虫豸，搖一搖頭

打着呵欠，走出泥垣

嘿，好一個朗朗的晴天

誰教育了我

S. C.

回憶是很痛苦的。因為我們在痛苦中長大起來，故對於一個人的過往，常常用極其平靜的心去深思，不知道怎樣的，痛苦總多於歡樂，而歡樂的時候又提不起我底精神。於是我想自己在沒有人的地方嘆息，甚至祇自己創上殷紅的血，但，我總是不使人知道，或順手拾一些野草，用自己兩腋深潤潤，塗佈在創口上，使它漸漸地復原起來，在我短短地生命中，早已弄得遍體鱗傷，咬緊牙根，忍受着不能言語的痛苦。

先前，我以幼小者的心，去請教比我歲數大的人，他們漠不關心向我說：「人生總是這樣因。」這在我脆弱心身上打下了深深地烙印，烙印落在的地方，便是創傷。後來，年事稍長，大概是爲了學習的緣故，我們懂得更多（僅僅是對於自己）。又去請教比我更有學識的人，他們在沒有表情的面孔上說道：「孩子，歷史在給人開玩笑，它是愛走曲線。」這吓我簡直茫然了。對於人生，這世界……叫我怎樣說呢？我記得，第一個老師教我不要說謊，是至我從書本上讀了作一個正直的人，要怎樣立身行道。可是，當我走到社會衆生相的對面，他們有些笑了，（甚而至於捧笑，露出他們的黃牙齒。）有些挪揄地走近我身旁來拍我底肩膀，却一句話也不開腔。有的茫然而無表情。有的認爲我有神經病。當然這加上更多的侮辱、諷刺、中傷，我不敢掉轉頭去，因為我怕看他們的十字所預，但是我永遠是抬起頭的，向着前面的，甚至我承認，我就卑賤到釘着地下，也不回身去看那些陰險，惡毒，吃人的和善面孔。這，與其說是我怕它們，不如說我怕我自己。

我雖生在較好的家庭，可是在父親死後便像水銀樣，很快地滾到下面去了，墮落在垃圾堆里過生活，我看爲了他們原始

的傻勁，極粗野的性格僅僅爲了一份話的允諾，他們用快刀砍去左手，甚至替人去坐監獄，殺頭，他們從小反悔，雖然他們很多的却被聰明人利用了，振冤枉了，他們也昂着長地頭子，痛快去乘那白蠟地鋼刀。這其中，也許是能感動聰明人的，而更多下流君子，却在刀槍下他作「體」了。那怕你聰明人也死去變作蝴蝶，藏在他那潮濕的枯骨上玩弄，他還是向你發笑，你問他，他還是回答你先前所允諾的一樣。他怕愚弄，實則他並不知道甚麼是愚弄。自然，也有偷、搶、殺人，但他却坦白地承認：「我偷了，搶了，殺人了。」他不會，不可能用一篇大道理去洗清他底犯罪，或根據學理，法律……一切好聽的言詞去減輕他底罪，他們就如高爾基在「三人」（黃源譯，生活版，）第三十章末尾中，維拉的供詞說道：「祇是——我想要有錢，所以幹了，祇是這層。再沒有旁的了，我總歸是這個樣子。」（見該書六七五頁八行。）而聰明人站上面，都認他們的靈魂剝得精光了，正如對「三人」中的維拉說：「他們審判她，而同時還要垂注着如，」大概這也就是我兒時聽得比我歲數大的人告訴我的：「人生總是這樣的。」

二十幾年來，我觀察人生太少，看見這些醜惡的情形，不能不算最多，痛苦是從這些地方滋長了，隨時都在茫刺的尖端上生活，所幸尚未麻木。我倔強的相信，我麻木的時候，就在我靈魂剝得精光的時候，也是我死亡開始的時候。

垃圾堆里遍種了下流的菓子。有時我被人呼爲流氓的時候，你想我是多麼矜驕，至少我是沒有你們那些傳統的美德啊！我發誓的說：一生下地來我還是活下去了，並沒有你們那日夜

請告着，口口聲聲請求恕饒的上帝；我還是很平凡的活下去了，並沒有你們那一套謙恭得怕的禮儀；我還是安安心心地活下去了，並沒有你們那過於防範的細心；當然，我受過教育，（可以說完全無用。）自己學習過，可是，這是我自己掙來的，沒有向你們要求提拔，看照，推薦……及一切你們高貴學歷中想出盡善盡美的方法。自然，在我所站定的地方，稍為環顧一下，我失敗了，失敗到可慘的地步——聲名裂。今天我站不住，明天我都佔得着，現在我站不着，將來總可以站得着。永遠是今天，永遠我如是，站不着不是可恥的，搖擺起來，那才是羞人的事。

我想起我那早死的父親，他沒有給我甚麼，給我幾根骨頭，最硬的骨頭。父親啊！你放心吧，你的兒子永遠站得端端正正，在向你看笑。我在夢中看見你那高貴的靈魂，我哭了。母親，搖醒我，我不開腔，這表示我對於她無言的懲罰。最後，她在惺惺的朦朧中說道：「你……啊啊發夢沃爾……」

——夢是有過的，而且我從沒有存心去做過夢，都是它來罩着我，從回憶中喚起我底痛苦，如像多年被塵埃封固了的東西，有人來打開一樣。多年鎖在地下室的人，怎見得突來的紅火太陽。我記得托爾斯泰在「復活」（歌德之譯，商務版。）中就描寫過每年不見陽光的罪犯，他們在開始滿放西伯利亞時，驟見陽光而昏死去了。光明是可愛的，不要忘記，聰明人也有他們所聽語的光明囉！就譬如真理罷，書上告訴我，的，只有一個，而人們偏要把他分成兩個，或無數個。

不怕在痛苦，我很少有哭泣，這並不是說我是個健強的人，實在的，我沒有流淚的習慣，可我也並不因了我沒有流淚的習慣，便信口說別人流淚便是脆弱。窮苦的人啊！你們有力量固然是好的，倘在沉痛欲絕的時間，愛了悔與與與，你們還

是大哭一場吧，散發了你那小中用的情感，去換去有用的東西。

再說：與其說我的眼睛會流眼淚，不如說我底心眼更會傷心痛哭。我曾在貴族華麗住宅區的街道，那水泥鋼骨的確牆下面，看見凍在隆冬的孩子，他，大概是十歲左右吧，一身被疥瘡結滯了，黃水從乾癢疤里流出來，流到那里，腐爛到那里，那可憐的孩子卷伏在牆腳根的直角上，總會想到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也許會是塞馬嘉拾着棄嬰的父母。（見「文藝新潮」上載高橋基短篇：「他們怎樣捉着塞馬嘉的？」）冷凍苦楚的受苦人，他沒有言語了，因為再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他沒有痛苦的表情了，因為現實生活已把他鞭打到麻木之境；小孩子，他有甚麼哭？最大的傷心啊！在我心底深處流淚了，我那悲哀的心被淚水潤濕，漸漸地發脹，橫膈膜以上不能裝下。這時候，才知道，傷心到了盡頭是沒有表情的。於是另一個幻景在我眼簾中放下，狄更斯「塊肉餘生」中那個會人担心的孩子來。

是一個嚴寒的早上，我同幾個商人上市去趕集，人們的手已早凍僵了，腳那怕是在行走，腳趾也冷痛。突然，我看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她僅僅穿了一件破濫得不能遮羞的衣服，不消說，除掉這件外，她一身甚麼也沒有。登時，我一身起了雞皮，冷得牙齒打抖，連褲襠橫地拉扯，不自主神經鬆去，我底行動，只聽得她哀哀地慘號道：「我的媽呀！媽媽呀！你打就打死我呀，為啥子又叫我活起來呀，腰呀，痛得要命呀！天呀！我的娘呀！你呀，打就打死呀，媽媽呀……」

我被釘在地上，血管要暴裂了，眼睛昏黑。而她呢，舉止艱難地在地上移動着，走一尺路也得帶上半分鐘，痛苦使這孩子想自殺也舉不起手。我忿怒不可止，心裏在一問一答地說：

南 朝 金 粉 (續)

—— 歷史 獨 幕 ——

S. T.

甲：仗打得到底，怎麼樣了，大家都不敢說，抓着要砍頭！噫！

乙：前幾天才到京口，今天又說就在打白土崗了，你說他來得太快，可是連砲聲都聽得見了。

甲：白土崗我可去過，那兒自然是居高臨下，可是過了白土崗，那就是平路了。

乙：那就祇剩朱雀門一處了。
甲：守朱雀門的是誰？
乙：是新從吳興調回來的任忠。

甲：就是鎮東將軍？
乙：是他。
甲：多大年紀了，名兒滿大的呢？
乙：就是老子點，不過，他那一口刀，總可以保定老頭子當幾天石頭城的皇帝的。

△一老太監暗上，聽他說到這裏：
老：好大的胆子！
乙：嘻嘻是你哪。
老：你們敢在這兒說老頭子？
乙：我說他是石頭城的皇帝。
老：祇要有穿有吃，無憂無慮的作皇帝就

算了，誰還算大皇帝，小皇帝。多正皇帝無非是在這個圍圈以內的。
乙：是呀，就是老頭子不作皇帝，你公公還是公公呀，還是長不起鬍子來呀！
老：又胡說！
乙：有甚麼新鮮事兒嗎？
老：有呀，告急表章，(抖開手上的紙)第六次的告急表章。
甲：不准奏上去哩。
老：誰還給他奏上去，還不是當把戲看呢

甲：這麼大的告急表章？
乙：這是一塊布呀！
老：我在宮裏行走，說少也有十多年了，甚麼怪事都見過，可是就沒見過一個字的告急表章。
乙：一個字？
老：就一個字
甲：什麼？
乙：密密麻麻又畫上這麼多黑點兒。
老：你們懂嗎？
乙：怪！
老：這是說，老昏給圍起來了。

△砲聲
老：砲聲好像很近了。
甲：好像就在牆外邊。
乙：不會不會，就是白土崗歪了，還有朱雀門裏。

老：這砲聲有點作怪！
△殿內燈光易色，女影飄飄舞過當前
好聲合唱：
「……：……：……：……」

玉樹後庭花
花開不復久。』
老：好！好！唱得真好！
乙：砲響得也真好！
老：管它裏！得過且過吧。
乙：你不怕？
老：怕有甚麼用，我還是進去瞧瞧熱鬧吧。

甲：熱鬧，只怕這幾天國都亡了！
老：不亡國我是奴才，是太監，亡了國我還不是生了兒子。要不趁今天活着，聽聽？
看看，那兒哭是死了，那才冤枉！
△一隻箭落在老太監腳下，箭頭上有

老：這是在說，老昏給圍起來了。

老：這是在說，老昏給圍起來了。

老：這是在說，老昏給圍起來了。

老：這是在說，老昏給圍起來了。

新。

老：咳嗽！(坐下)

甲：一隻箭！

乙：誰敢放箭射我！

老：我死了！

乙：(拾起)還有甚麼呢？

甲：一張紙。

老：我的天！我的天！我沒有死嗎？

乙：別怕別怕；沒有箭頭的！你怎麼死得

了呀？

老：(向內去)嚇死我了！

乙：是一張甚麼？

甲：有玩意兒，甚麼……伐：陳：詔……

……那走，別走！有玩意兒！

老：我丟了一個玩意兒，(拾頭)我還要一個

玩意兒！我的天！我的天！(下)

甲：太監都真起勁，說話是半吞半吐，

作事是一伸一縮。

乙：有時像男人，可是有時候又像女人

甲：讓我來看看這張紙。「伐：陳：詔……

開：皇：仁：壽……內：外：勞……

……是甚麼呀？……不曉得！

乙：幹嗎不曉得？

甲：不曉得就是不曉得。

乙：(接過來)……都是字嗎？

甲：可是我看不懂，個個字兒我都認得，可

是我就不曉得！

乙：那個官又回來了。

甲：那還差是進不去的。

乙：求他給個符咒，他的書讀得好，一

定會靈的。

甲：對！他一定聽得下去！

△許善心，文官尉遲婉兒在袍聲中上

女：許伯伯爲甚麼那邊還是不讓我們進去

官：也……埋怨他們了，他們也是奉了命令

一點也不能自己作主。

乙：這位大人真明白。

許：情勢不好得很，張大人請便罷。張大

人的家裏人丁又多。

官：……許大人也走罷，老太太，太太也

該避一避了。

許：婉兒，我看你同張伯伯一塊去了罷，

石壁城恐怕是一夕之間就要完了。

女：許伯伯，你不走麼？

許：不了。

官：家裏兒女呢？

許：也顧不了許多了……聽天由命罷，忠

，孝是……能保全的

女：你不回家了麼？

許：而今顧不下來了！帶她走吧！

官：婉兒就跟我去好了，我總會對得起死

去的尉遲兄的。

許：婉兒這孩子還不錯，好好讓她讀讀書

，找一好人家……再別給他找作官

的人家了，婉兒，你跟張伯伯去罷。

官：婉兒，咱們走吧。

女：許伯伯……

許：去罷！

官：婉兒，來……

官：我去了……

許：……

張：善心兄，珍重了。

許：珍重……珍重！

女：許伯伯……

許：婉兒……珍重，珍重！

女：張伯伯……

官：婉兒。

女：……(泣)

官：不要怕，都有我……我會好好待你

的。

許：張伯伯會把你看成親生的女兒……

官：快走吧！婉兒！

女：(泣不成聲)

官：你不放心我嗎？

女：放心的。

許：不是說斷的時候了，去罷。

女：許……伯……他……

官：你怎麼走了，女孩子，女孩子……

這是甚麼時候？

許：你爲甚麼不走？

女：我……我捨不得你。

許：我們今天才見面，你……

女：許伯伯，我要同你在一起，我不怕，

我也不走。

許：你在這裏沒有用處！

女：我不走，許伯伯，我一定不走！（向

張）伯伯，我謝謝你了，我在這兒陪

許伯伯……

官：善心兄，你要勸勸她。

女：張伯伯來吧，我不走了

女：張伯伯我謝謝你。（跪）我死也不走

官：咳……小姑娘……

許：讓她在這兒也好，

官：（沉思）由她罷。

女：張伯伯珍重。

官：珍重。

許：去罷！去罷！沒有時候了。

官：善心兄，你的家……

許：不要提了，不要提……珍重。

△文官下。沉默。砲聲

許：她走了。

女：走遠了。

△兩侯護衛直沒是想找許善心幫忙的

，可是一直沒有機會。兩人細細的
研究着那張紙。

許：你們鬼鬼祟祟的在作甚麼？

甲：一張玩小意……

乙：他看不懂。

甲：他也看不懂。

許：拿來我看。

甲：這裏。

女：好像是罵萬歲爺的。

許：等我看看。（走上階中，迎燈而讀。）

「伐陳詔」……討伐胡們的？」

乙：下邊，他就不懂了。

甲：可是這些字，我個個都認識。

許：「……內外勞役不已，天怨人怨……

……徵資女子，擅進宮室，日增月益，

……止足無期……宮妃有逾萬數……室衣

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以夜作

晝。斬真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

之心，分人之血……」

甲：你懂嗎？

女：許伯伯，這是罵咱們的呀？

乙：我是簡直的不懂！

甲：許大人，這是楊家兵馬幹的咄。

許：文章作得頂好，罵也罵得痛快，這東

西打那兒來的？

乙：哪箭還在……

甲：是這哪嘶的一箭，就落在這兒了。

許：皇宮大內，難道也有他們的黨羽了？

甲：哎呀！

女：你叫甚麼？

許：大驚小怪的！

甲：天都紅了啦！

女：好像是白土崗起火了！

許：比白土崗還近些？

甲：祇怕是朱雀門罷。

乙：是呀，是呀！火鴉都飛起來了！

女：許伯伯……

許：不要怕。

女：我的舅舅呀！

許：驃騎將軍會回來的。噫……

乙：這張紙上說的，到底是甚麼？

許：這上頭說，天地恨南朝，百姓恨南朝

，說萬歲爺把夜曉當白天了，修屋子，

玩女人，搜刮民脂民膏，好人都殺了

，把好人的心都傷盡了，拿別人的血來

養自己的私人。你說，這些說得對不

對？

甲：對極了。

乙：我也懂了。

甲：可是爲甚麼就看不懂呢？

許：火更大了！

女：到底是哪兒呀？

許：總不會是朱雀門罷？

女：我的心慌得很。

許：我要去你跟張大人去的，你呀！誤我
的事了。

女：我不怕。許伯伯，我是真心真身。

許：來，我們到後邊高處去看看。

女：後邊不是不能去的？

許：現在可以去了。

女：剛才你還說不能去？

許：可是現在不講這些了，天下的規矩原
是人訂出來時，人也可以打破他。

女：打破他！我恨這些規矩！這些規矩不
該我到這裏，這些規矩使我見不着皇
帝，搬不到兵！

許：婉兒，火更大了，我們去看看吧。

△許善心與尉遲婉兒下。砲聲之中隱
隱有人馬喊嘶傳來。

甲：亂到這個樣子，真爺爺就一點也不知
道麼？

乙：誰知道他不知道了？我沒有錢的
時候，我就不想人家說我窮，誰說我
沒錢，那就是罵我！

甲：噫，護衛老爺，怎麼會沒有錢哩？

△尉遲婉兒，許善心上。

女：到那邊看看去，又是燒哪兒呀？

許：揚廣！揚廣！你真是太利害了！（二
人下）

乙：怎麼到處都聽見揚廣的名字！

甲：這個人，年紀輕得很！

乙：自古英雄出少年！

甲：大家對他都不錯哩。

乙：得天下，先就裝得人志！

甲：小聲點！

乙：揚廣，揚廣！

△人嘶馬喊，短兵相接。兩三個宮女
逾過前場。

甲：幹甚麼的？

乙：……疑神疑鬼的，沒有甚麼。

甲：我有些……硬哼

乙：（指舞影）這個女人的頭髮多長！一定
是張麗華。

甲：聽說張娘娘的頭髮又長，又發亮，好
看得很。

乙：同這樣的娘兒們過一宵，死了也甘願

甲：這就不能單怪萬爺爺一人。你說說？

乙：萬爺爺真的不累嗎？累了他就往牀上
一躺。那份舒服呀……還是這句話，
死了也甘願！

乙：又是幾個宮娥逃過殿前。

乙：站着！

△女影們的聲音：

修好，修好！

積德得福呀！

……搶虎在打朱雀門了！

……白土崗早丟了！

發發慈悲！

……伊忠投降了！

……讓我們走吧！

……

……

甲：怎麼辦？

乙：去！去！快滾吧！（衆下）朱雀門祇怕
保不住了！

甲：任將軍都投降了。

乙：亂是亂，他們嘴裏的話也靠不住。

你看，衛士些，都站得好好的，裏邊
也正熱鬧着哩。你總不能說萬爺爺的
消息沒有咱們靈通。

甲：施大人的兵馬不是都兵精糧足了嗎？
怎麼這一次還是不調出去！

乙：那些兵馬麼？那些兵馬是調不得的，
要是調走了，這石頭城早沒有施文慶
，沈客卿這一般人了。

△後面歌舞，這時熱烈頂點，人影撞
撞。

玉樹後庭花

男獨唱：麗宇芳林……

女獨唱：……對高閣。

新妝艷質傾城。

映戶凝嬌……

……乍不進，

……出惟合態……

笑相迎。

男齊唱：次娘臉似……

男女齊唱：……花合露。

玉樹流光照後庭！

△婉兒急急地跑上。在慌亂之中和許

心分開了。他在音樂，歌唱，砲

聲，人聲底合流中直奔殿上而去。

她用力推開朱雀門，裏面火樹銀花

，夜香鬢影，使人眼花撩亂。人們

爲這少女的失儀而驚訝了。

女：（嘶啞，高聲）揚家兵高進城了！

△殿內人作鳥獸散，護衛兵亦棄戈而

逃。

女：（四下張望）許伯伯！……許伯伯！

我大約見不到舅舅了啊！驃騎將軍

……兵！揚家的兵馬！我……（欲

撲台而死）不，不，我不能死！我不

能死！（下）

△墮場一小會。刀劍叮噠之聲漸近。

少年女將朱貴兒追老將魯廣達上。

後者顯得勞累不堪，女的亦相當疲

乏。老將祇能以盾招架，至丹墀上

傷兒上其手，劍落地，由上墮至丹

墀中間，段遂暗上。

魯：啊……

朱：（趕下來）怎麼了？

魯：完了！

朱：驃騎將軍，這是我失了手

魯：（注視之）姑娘，你叫甚麼名字？

朱：朱貴兒。

魯：你真算得一個英雄！

朱：不敢當。

魯：可惜，可惜。唉，你是一個女人！

朱：女人不是一樣能打仗嗎？

魯：自然能打仗，不過封不了王，也拜不

了相。——魯廣達在這兒，請殺吧。

朱：驃騎將軍，我不會殺你的，像這樣的

將材，阿摩找得不到哩。

魯：阿摩是誰？

朱：阿摩就是持廣。

魯：我祇想死！

朱：驃騎將軍，你何必固執呢？陳國已經

亡了，你投降了阿摩，你仍然可以驃

騎將軍的。

魯：不！

朱：鎮東將軍投降了我們，他仍然是鎮東

將軍呀！

魯：任忠時！你這不長進的東西！（摸劍）

陳國待你，待我都不薄，你怎麼就忍

心——

朱：他掛念他的家。

魯：國亡，家破正是武將效命的時候。

朱：驃騎將軍，你就沒有一點掛念嗎？

魯：前一個時辰，我還掛念我的五個兒子

朱：他們呢？

魯：白土崗危急的時候，他們都一個一個

英勇的戰死了。

朱：唔……

魯：死得好，他們都是好兒子，不負我養

育他們一場。

朱：阿摩會表彰他們的。

魯：他們要表彰我也要表彰，陳國雖然亡

了，陳國的江山，陳國的百姓還在，

他們會表彰我。好姑娘，殺了我罷，

我是不降的。

朱：兩朝已覆沒有了，給誰效忠去呢？驃

騎將軍，你還要想一想。

魯：好姑娘，這裏是我的劍，請你殺了我

，這樣就是成全我了。

朱：（退後）你想一想！

魯：我想起一件事情來了。

朱：說吧。

魯：我有一個外甥女，大約有十二三歲……

朱：怎麼樣？

魯：白土崗危急的時候，我讓隨到這裏來

搬兵……我知道她的死活……

朱：我們給找去，一定給你找回來。

魯：不必了，她的爲人我是知道的，她一定

死了，可是我不曉得她是怎樣死的。

她一定死得很好。(弱)

朱：驃騎將軍，你……

魯：成全我吧，好姑娘……我對我外甥女

說過，我守不住白土崗時，我就退一

步守我的忠節，姑娘這裏是我的劍！

朱：不，不……

魯：如果你不肯成全我……

朱：我的手怎麼一點力量也沒有呀？我的

氣力呢？我的氣力呢？

魯：萬一你見到我的外甥女……她叫尉遲

婉兒……尉遲婉兒，你就告訴她你見

到過我！(自刎)

朱：驃騎將軍……驃騎將軍……他完

了！

△段遠早就逃到場上來了，他本來是

想逃出陳宮的，可是這裏却正有朱

貴兒和魯廣達在，於是他就就在場上

隱藏起來。聽到貴兒勒降時，他的

心就放下了，於是就走出來，向貴

兒施一禮。

段：請問將軍是朱貴兒嗎？

朱：啊……是的。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段：我姓段，單名叫段遠。朱將軍的名字

，我早就耳熟了。

朱：先生有甚麼見教嗎？

段：請問揚廣殿下甚麼時候才來？

朱：阿摩嗎，他已經到了。

段：回頭殿事到的時候，請朱將軍引見。

朱：南朝內宮殿真講究，在我們那邊簡直

沒有。

段：這都是我六年來的心血。

朱：你還會修房子？

段：略略懂一點，略略懂一點。將軍的樣

子好像很累，我先帶你到後邊閣子裏

休息一會吧。

朱：也……也好。

△朱貴兒偕段退場。場上紛紛走過掃

掠着女人的隨兵，許善心脫帽丟靴

狠狠逃上。

許：完了！完了！昇平盛世是咱們文官的

事，兵慌馬亂的時候，把我的帽子也

擠丟了，靴子也弄不見了。宮牆這麼

高，跳不過去，宮門上擠進擠出的也

擠不出去；那邊，那邊像還有一個門

……對了，那邊還有一個門。(下)

▲韓擒虎，賀若弼分左右上。

韓：若弼，你居然也到了。

賀：祇怕我還先到。

韓：先到又不會當劉郎。

賀：你罵我是楚霸王？

韓：誰敢罵你呀？你是北路先鋒，你有你

蓋世的功勞，你打下了揚州，打下了

京口，可是你打破的是北掖門，不過

北掖門祇是金陵城的一個小城門。

賀：可是我總先到，我要打陳國是爲了報

父仇，不像你，祇是爲了陞官發財！

韓：就是辦事，我半天就打下采石磯，佔

據姑蘇……

賀：你是下水，可是我是上水呀。上水自

然要慢些。

韓：實在給你說罷，你到金陵城以後的第

一道命令，請你收回一半。

賀：爲甚麼？

韓：收回這半道命令，我够朋友交情。

賀：不許士兵搶劫，盜淫麼？這作不到！

韓：不是這一半。

賀：那還有甚麼？

韓：聽說你想娶張麗華！

賀：明人不作暗事，我要她，怎麼難？

韓：咱們出生入死半世的好弟兄，大哥你

成全小弟罷！

賀：不行，我的命令收不回來！

韓：那，小弟魯莽起來……

賀：那也就顧不得了！

韓：你不讓了？

賀：你也不過這樣的命令嗎？

韓：下過，要活的張麗華。

賀：你把命令收回來不好嗎？

韓：你收回來好了！

賀：咱們碰運氣罷，看誰先得到她！

韓：好，就這麼辦，可是不許反悔。(向

殿內去)

賀：大丈夫一言驕出驕馬難追！

韓：若將，我瞧你的！(下)

賀：這要試試運氣了，嚇！

▲揚廣着鐵甲，外罩朱紅袍，佩劍上

。

廣：賀將軍！

賀：你來了。(欲下)

廣：先到了一步。

賀：你累嗎？歇歇去！(下)

廣：人不到死，是沒有休息的。

兵：(過場。)

廣：噫！

兵：啊，千歲。

廣：我不喜歡南朝的稱呼的。

兵：是，殿下。

廣：你們累嗎？

兵：殿下洪福，可以喘一口氣了。

廣：這一下天下平定了，咱們都該享福了。

兵：殿下說得對。

廣：坐下，你們都累了。

兵：……

廣：坐！坐我教你坐呀！

兵：謝殿下。

廣：百姓們怎麼樣？

兵：都說殿下仁德！

廣：你說天會下雨嗎？

兵：恐怕不會……

廣：一定會的，我知道。

兵：殿下會算嗎？

廣：帶兵的人一定要懂這些的。

▲雷聲滾過來。

兵：真的，大雨要來了。

廣：不要怕，現在有地方住了。現在天下

是咱們的，咱們愛住哪兒就往哪兒，

你去罷，馬上要下雨了。

兵：殿下，你的雨衣呢？

廣：還沒有取出來哩。

兵：(從背上的包袱裏取出雨衣)殿下你用

吧。

廣：多謝，我不需要。

兵：雨就要來了。

廣：雨還有一會才來，我不怕風，也不

怕雨的。

兵：有雨衣。爲甚麼不用呢？

廣：咱們的兵士差不多全沒有雨衣，衆人

都被雨打濕了，我那忍心一個人穿着

雨衣。

兵：殿下，你真好！

廣：穿上你的雨衣，快去罷。

兵：殿下不穿，我也不用這雨衣了(枋衣

廣：(若有所思的站起來，)你們去搜一搜

要是搜出張麗華來，我有重賞！

兵：殿下說的是一個女人嗎？

廣：一個長頭髮的女人。

兵：聽說頭髮又長，又亮。

廣：你知道？

兵：賀元帥，韓元帥都傳過這樣的命令，

他們要活的張麗華。

廣：(在廊仔上走來走去)張麗華，嚇……

張麗華……

▲後面羣衆鼓噪

廣：問問去，有甚麼事情？

兵：(上)殿下，

廣：這真巧哩，張麗華，張麗華，他們全

要張麗華。賀若弼，這個大頭腦都來

，他甚麼事都做得出來。

兵：(上)殿下，百姓們要進來。

廣：進來作甚麼！

兵：他們說從前皇上殿中御批過，祇要打

下金陵，就把那些壞蛋交給他們辦

去。

廣：我想起來了，我說過這樣的話。

兵：他們要進來，衛士不准他們進來，所

以就吵起來了。

▲兩個兵嘻嘻哈哈的過場。(下)稱甲

乙

廣：(友誼的)你們笑甚麼？

甲：殿下在這兒。

廣：他們很高興，現在天下太平了。

乙：真好笑嘻嘻。
廣：有甚麼消息嗎？

乙：剛從後邊井裏搜出逃命的人來……

廣：值不得大驚小怪的……

甲：可是把鑊釣繩索放下去……拉不起來……

乙：你猜下邊是誰？

兵：誰呀？

乙：是陳國的皇帝呀！

兵：怪事！

廣：到底怎麼面事？

乙：井裏是兩個人，一男一女。

兵：男的是陳國的皇帝，女的呢？

甲：女的，女的叫……

乙：叫，叫……

甲：姓張吧？

乙：對了叫張麗華。

廣：女的是誰？（對話由此起加快。）

甲：張麗華

廣：帶她到這兒來！

乙：解到那邊去了。

廣：那邊？

乙：賀元帥那邊。

廣：去給我追回來！

甲：那邊是賀元帥……

廣：不管他賀元帥，韓元帥……去給我追

回來……搶回來！（甲乙下）

兵：殿下，你一頭都是汗啦。
廣：是嗎？

兵：南朝的宮殿真好看呀！

廣：是嗎？……唔，你說宮殿嗎？……

兵：好宮殿也有他的好處，

兵：陛下該到了罷？

廣：總該到了。……他們回來了。

△揚廣迎下，兵士跟着。

——不成！不成！

——還是賀元帥要的人！

——帶到韓元帥那去！

——韓元帥早就要她！

——賀元帥要的！

——給我們，給我們呀！

——……

——……

廣：（在內）天交我吧，就說人在我這兒！

△甲乙扶張麗華上。她的衣飾狼藉容

顏變，也可以說被寒冷，被兵火嚇

暈過去了。揚廣立解紅袍加到她的

身上，把她放在丹墀上。他作手勢

使兵士們退場。他彎下身子一聲又

一聲的喊着「張麗華」，「張麗華

——」

張……

廣：張麗華，張麗華……張麗華！

張：（漸漸張開眼睛）……

廣：醒！醒醒！
張：你……

廣：你醒了？

廣：你……你是誰？

張：我是阿摩。

廣：阿摩，……好奇怪的名字？

張：我就是揚廣。

廣：揚廣！

張：是我。

廣：你就是揚廣？……啊，千歲。

張：我不喜歡「千歲」兩個字。

張：啊。

廣：我是一個人，你不要怕。

張：多謝殿下。

廣：別這樣稱呼我阿摩吧，阿摩是我的小

名，喜歡我的人叫我阿摩。

張：（仔細的望他）我真沒想到，能征服戰

的揚廣這這慶年青。

廣：你喜歡我嗎？

張：殿下，你的話從那裏講起？

廣：我問你，你回答我，我很喜歡你

張：我是被陳叔寶沾染過的女人了。

廣：你不喜歡我嗎？

張：不要問這個。

廣：（大笑）你真是一個有福氣的女人，我

是明天的太子，後天的皇帝，你的運

氣來了！

張：謝萬歲。

廣：我們叫「可汗」不叫萬歲的。

張：甚麼是「可汗」？

廣：可汗就是至高無上的天子。

張：至高無上的天子？

廣：對了。至高無上，比天還大的皇帝。

張：爲甚麼不叫「天可汗」呢？

廣：「天可汗」。

張：加一個天字好嗎？

廣：嗯。

張：謝謝天可汗。

廣：天可汗！一定的天可汗！

△揚廣扶着張麗華與致勃勃地向殿內去。賀若弼正從那裏趕出來。他們敵視的看了一小會。

賀：放了這個女人！

廣：（護着她）爲甚麼？

賀：她是斷送南朝江山的禍水！

廣：你知道她是誰？

賀：張麗華，陳叔寶的女人。

廣：不是的，她是我的。

賀：（狂笑）你要她？……

廣：我要她。

賀：爲甚麼？

廣：她很好。

賀：把她給我罷！

廣：很好。

賀：多謝你。

廣：慢着。

賀：怎麼？

廣：賀元帥，你來遲了。

賀：我比你先來。

廣：可是我先到她。

賀：我的兵先找到她。

廣：可是她在我這兒。

賀：我先說要她的。

廣：是我！是我！

賀：（拔劍出鞘）祇怕江山不姓楊！

廣：（用劍架開賀若弼的劍，）我們問問她……張麗華，你說，你喜歡賀元帥嗎？

賀：殿下，我們走吧。

廣：（在內）阿摩！阿摩！

賀：（扶張向上走）賀元帥！（突然推開張麗華）。

賀：你！

廣：（以劍劈死張麗華）

賀：啊！

廣：（掩面）

賀：殿下，這是怎麼的？

廣：（痛苦，大聲）我的事業才好，（向賀）賀！我不能離開你！

賀：（上）這女人是誰？

廣：她是張麗華。

賀：她怎樣了？

廣：死了。

賀：那個大胆的殺了她？

廣：你的阿摩。

賀：你……你爲甚麼殺了她？

廣：我恨她。

賀：你恨她？

廣：不單祇我一個人，（向賀）每個人都恨她！

賀：就恨她一個麼？祇恨一個可憐的女人麼？

廣：自然也恨別的人。賀元帥！

賀：（上）殿下。

廣：請你把宮門的侍衛撤開，把百姓都放進來！

賀：殿下……

廣：照這樣作！

賀：好吧！（下）

廣：你們有冤枉的，都來吧！都來伸訴吧！「冤有頭，債有主，你們都來吧！」（欲退）

朱：阿摩，不要去！

廣：（回過頭來）爲甚麼？

朱：他們中間有好細。

廣：（回來）不會的，貴兒。

朱：我們要小心些。

廣：甚麼人跟老百姓好，老百姓是曉得的。

，他們總不能讓我被奸人害死。你不
要管我，我是孤零零地一個人出去。他
們……（人聲鼎沸）你聽，貴兒，我同
他們一起，奸人反是孤零零的了。

朱：阿摩，他們像潮水一樣湧進來了！

廣：這些像潮水一樣湧進來的人，每一個
人都有眼睛，有耳朵，他們早在萬衆
之中看出誰是奸人，聽出奸人的聲音
來了！我答應過他們，把夕人交給他
們，現在我們打進金陵城了，我必定
要保證我的諾言，我不能失信！我說
過的我一定要作到！我就到他們那裏
去，把他們仇恨的人交給他們自己處
決！

朱：阿摩！（突然背過身子）去罷！你真好
你真英雄！百姓都是你的。

廣：貴兒，我去了。

△揚廣從廊子上繞到後面去。人衆歡
呼起來。朱貴兒仔細望着魯廣達和張
麗華的屍身。歡呼之聲時傳來，夾
着如若斷若續的自語。

朱：你們兩個人……：剛才還是活着的老
將軍，剛才你還在我說話，同我打
仗呀！可是你現在在我的旁邊了。

……張麗華，你多漂亮！你的眼睛沒
有閉，你睡在自己的血裏，你睡在你
住過的宮中可是阿摩去把你殺了……

……你別恨他，誰是殺了你，可是他
並不恨你，他不會恨你的……（歡
呼）天哪！阿摩！好阿摩！我從來沒
有看見過一個年青人作出你這樣的事
業來！可是我却親眼見到一個了，這
就是你呀！……他是北朝人到底的北
朝人……不，有時他也像南朝人……
不，他是南朝和北朝的精英！

許：（疲乏不堪的走上）沒有路了！
朱：甚麼人？
許：沒有路了，沒有路了。
朱：像是一個官兒呢？
許：哎呀！你是一個女人！
朱：女人又怎麼呢？大驚小怪的！
許：你還拿着刀？
朱：我不能拿刀嗎？
許：你們女人，摩刀幹甚麼呀？
朱：打仗呀。女人就不能打仗麼？
許：我不信。
朱：你看，那個老頭就是我殺了的。
許：（走上去）他……他是……
朱：他姓魯。
許：一點不錯，他姓魯。
朱：他叫魯廣達！是一個忠臣。
許：對的，是一個忠臣。……你爲甚麼把
他殺了呢？
朱：他請我殺他的他說他要全忠，全節！

許：他在那裏？
朱：你問他幹甚麼呀？
許：我想死在他手裏。
朱：他不喜歡殺人。
許：他是个混世魔王，他頂喜歡殺人……
我想死在他手裏，死在別人手裏好
些。

朱：要是他不殺你呢？
許：我請他殺我。
朱：你們南朝的怪物真多，……手裏真多
了一個魯廣達，又來一個，你的名字
呢？
許：散騎常侍許善心
朱：官不小啦。
許：有死而已。
△一陣大歡呼。
朱：聽那裏去，有人來了！
許：我又怕人。
朱：這是一個不通情理的女人哩。

許：……我歡喜一會吧。

廣：（在歡呼中汗流浹背地走回）貴兒，你聽見了？

朱：你怎麼說的，他們這樣高興？

廣：我要把他們的仇人都交給他們，我要恩怨分明！

你說得真好！

廣：貴兒，我平平安安的回來了……你說

百姓裏邊有歹人沒有？

沒有。

廣：有的，一定有的。

朱：阿摩！

廣：不過在衆目昭彰之下，他們施展不出

來罷了！

朱：再把你打濕了。（爲他拭乾。）阿摩，

不會有人恨你的。

廣：恨我的人多着哩！如果像陳叔寶那

樣，准那些壞蛋笑着，我就不會有敵

人！可是我不能那樣作。我親過的就

要作到！（他的眼光在張麗屍身上

，就推開貴兒走過去）。

朱：（跟過去）你看她多好看。

廣：好看極了。你看，她的眼睛還沒有閉

哩。

朱：她的眼睛多亮，亮得像北朝的星星。

廣：不，像南朝的星星。

朱：不，南朝和北朝都沒有了。

廣：……沒有了？

朱：江山不是姓楊了麼？

廣：江山，江山，江山使我有點疲乏了。

（他從死屍上取下一片鵝毛。）

朱：她的眼睛怎麼不閉呢，打了這麼些年

仗我沒有看見過不閉眼睛的人。

廣：她的眼睛不會閉的。

△兵上。看見她們在講話，就站在一

邊。

朱：爲甚麼？阿摩，爲甚麼眼睛不閉呢？

廣：……她恨一個人！（向兵）你來作甚

麼？

兵：殿下，百姓們要那些歹人？

廣：斬！斬！斬！

朱：阿摩，你別莽撞！

廣：斬！斬！

△兵下。內鳴砲擊鼓。兵又上。

兵：聖駕到！

廣：斬！

兵：聖駕到！

廣：聖駕到！

兵：殿下是的，

廣：請到這裏來！

兵：是。

廣：別忙，還是我自己去接駕。（走到台

前。）把這個女人的屍首，抬到後邊

去，回頭我還要去看她。

兵：是。

△楊素匆匆上。年在六十之間，美鬚髯，見楊廣，趕上來握住他的雙手。

素：晉王，你辛苦了。

廣：老伯父才辛苦了。

朱：大將軍辛苦了。

素：聖駕就要到了。

廣：老伯父有甚麼吩咐？

素：晉王，你的功高，這一次……我想，

頂好就請陛下在這兒把後事定奪一下

……尤其是太子位的決定。

廣：伯父高見。

素：不過柳述這人很討厭，他處處惹着太

阿哥說話。

廣：伯父沒有示意給他嗎？

素：他的性情太怪，總說太子位應該由長

子來承擔。

廣：今天給父王說說也好，今天不決定，

明天也要決定的！早一點見分曉，早

一點作準備！

朱：大將軍，晉王一定會作太子的。

素：未必吧。

朱：要是沒有晉王，這時候石頭城上祇怕

還飄着陳國的旗子！大阿哥，他住在

京城裏，一步路都沒有走……

素：可是那羅延陛下，就聽柳述的話。

朱：我宰了他！

廣：胡說！黃門侍郎是頂好的人。

△許素心突出，抓住朱貴兒。

許：你騙我！

朱：這是命呀！

朱：這是一個人官，陳國的散騎常侍許素

心。

廣：許大人，我久仰了。

許：她剛才騙我，說你是又凶又橫的女人

。我一輩子就怕這個。

廣：我是接廣這是大將軍素。

許：我找了你很久了。

廣：回頭我在父王面前，保奏你官還原職

。心不敢，請陛下把我殺了。這是我

們文官報國的時候。

朱：報國。如東南朝值不待報，你

嗎？

素：真是書呆子！

廣：許大人德懷善主：定忠新君，松家天

下正要你這樣的人哪。（施禮）

許：我是忠耿耿的。

廣：我們敬你這忠心的呀。

素：請時君看為使傑，我看這也

許：不……

朱：要不然我就宰了你！

許：我不要你殺，要他殺！（指揚廣）

廣：我是從不殺人的。

朱：不降就是死，死在我手上。

許：完了！完了！就這麼定吧。我不能死

在女人手上的

△鑼鼓齊鳴。兵士移張麗華屍下。

朱：外邊在敲鐘，陛下他們到了，

廣：我們一塊去接接吧。許大人也走走

吧。

素：可以說話的地方，你就說，說滿了，

我一定給你抓回來就是了。

△四人下。尉遲婉兒疲乏，恐怖地走

上。

女：多清靜，多清靜呀！沒有風聲。沒有

聲聲，沒有刀槍的聲音，陳國剩這

樣地方了。我從東邊……這邊是

水一樣的人。我跑向西邊，那邊的

路被火燒斷了。我向南邊去，南邊

的橋折斷了。北邊，北邊也有一條

可以出去的路，可是我的脚再也走不

動了。處處都是人，刀，火，回回，

我……我……我……

我到這裏來過，是的，剛才我到這裏

來過。我從白土崗騎着一匹馬，我的

舅舅給我說，「婉兒，你舅舅說，

不要怕！天下最大的痛苦就是死，可

是死就是剝那……死了，痛苦也

完了。可是舅舅，我記住了你的話，

「死要死得是地方，我死了自然甚麼

都不知道了，可是，我不能讓後代的

人為我失悔！假若我是死而有知的話

，我聽着別人替我失悔，說尉遲婉兒

死錯了，她不該這樣就死的，她太沒

有担当，那樣我怎麼樣對得起我的舅

舅呢？他是自小就把我養大的。我

那五個死在白土崗的表哥，表弟，他

們會笑我的，……這地方，這地方，

剛才我在這兒聽見許伯伯，張伯伯，

可是現在他們都不見了。四面都是揚

家的兵馬，他們把皇城圍起來了，就

豫剛才圍着白土崗一層。許伯伯他們

，一定也在那些人中間，他們不許揚

家的兵馬踏進皇城一步。陳國的人呀

！你們都會像死在白土崗的人一樣，

又忠，又勇的！你們見過驃騎將軍嗎

？驃騎將軍說過：「死要死得是地方

！」……這裏就是我們的地方，這裏

就是我們的好地方！

△兵士們重上，移張麗華屍。

女：你們幹甚麼？

甲：我們抬屍首！

乙：真像爺要到了。

女：這時候，正是用人的時候，你們不去

打？

乙：仗已經打完了。

女：這誰是？……呀！（撲屍）舅舅？……

△婉兒悽悽慘慘地哭。楊堅，楊素，

蘭陵公主，朱貴兒，楊廣和柳述上。

堅：三百一十年的刀兵，而今是平定了。

這都是皇兄的功勞。

素：皇上洪福。

堅：陵兒，你哭嗎？

陵：對兩父王，我還是……

堅：皇兄一會兒還要柳述陪他掛幾道詔

書哩。

柳：天下一統，百姓都很高興，陛下洪福

堅：柳述陪，這次真是累了你們。你們文

人，怎麼也不能像我們這樣經得風吹

雨打的。

廣：剛才探子來說，陳叔寶已經抓住了。

堅：這個人，沒有多大出息，皇兄的意見

素：全憑陛下。

堅：替他一饒命罷。

廣：他也作不出甚麼事來……還有些迎

降有功的……

堅：交給你辦去。

廣：遵命。

朱：有人在那兒哭呢。

陵：是一個小姑娘。

堅：是一個小姑娘。叫他到這裏來。

朱：（去看她）喂！小姑娘！

陵：嚇過去了吧。

堅：別怕她！

廣：柳大人，這一次的功勞，你算第一。

柳：晉王的功勞才第一。

廣：交鋒打仗，無非是用力，可是能用

力的地方還全仗柳侍郎的文墨呀。

柳：晉王誇獎太過了，好些文告還是令姊

的手筆。

廣：那還是你的指教得法。

柳：在寫文告這些事情上，蘭陵公主比

素：我看你不必客氣了，北朝的文才，他

們兩人真是一對呀。

廣：可惜蘭陵姐姐的命薄得很。

柳：是的，公主談這件事，眼淚總是流

得很多的。

素：這真是應了古話了，「自古紅顏多薄

命。」

廣：真可惜，這一次大阿哥沒有一塊來，

不然今天石頭城樣更熱鬧了。

柳：京城裏也不能不留下他，不然萬歲不

在那兒，好些事都不能辦了。

素：這一次恐怕真的要立太子了，業隆的

意思是立大阿哥吧？

柳：自然是立大阿哥呀。

廣：是呀，是呀。

柳：天理，人情，國法都該是他太子的。

素：不過，他的人望差一些。

廣：大阿哥是很忠厚的……

女：哦……舅舅。

堅：小姑娘，別哭了。

女：我不……認識你……

素：這是萬歲。

女：萬歲……啊……萬歲！

堅：唔。小姑娘，不要怕。

女：萬歲，白土崗緊迫得很，你怎麼不見

我，也不發兵……

堅：她說甚麼了。

陵：小姑娘，你弄錯了，這是當今的皇帝

女：是呀，陳國的皇帝。

素：他不是陳叔寶。

堅：我不是他。

女：你是？

堅：我是那羅延，我又叫楊堅。

陵：陳國的壽數已終，現在天下一統了。

素：陳國已經滅了。

女：陳國已經沒有了嗎？

堅：沒有了。

女：剛才還有啊。

朱：就是剛才才沒有的。

女：是了，是了，我的舅舅在這裏盡了忠

朱：他是你的舅舅？

女：驃騎將軍魯廣達。

朱：他畫了忠，他還給我說，要我把他畫

了忠的情形告訴你，可是你反預先見

到他了。

堅：他就是魯廣達嗎？

朱：不是他，我們黃昏以前就到這裏了

到你一定恨他！

堅：蘭陵，你替我草一道詔書表彰驃騎將

軍的忠義。

女：啊……謝謝你。

堅：蘭陵，你先帶她下去歇歇吧。

女：真作難呀……我……我怎麼辦

陵：安下心來，我們待活人好，待死人也

是很好的。

堅：你們把屍首搭下去，千萬不要損傷，

過一天，把他好好的埋到土裏去。

陵：謝謝陛下厚恩吧。

堅：好好的去罷，我不會虧待你的。

女：(由裏場)謝謝陛下下的厚恩，

△蘭陵公主偕尉遲婉兒下。

堅：兩個可憐的女人。

朱：是的，陛下。

廣：父王。

堅：阿摩你打甚

廣：我同大將軍的意思，天下既歸一統何

大今天就在這裏加封功臣吧。

堅：皇兄的意思也這樣嗎？

朱：皇兄，你同柳述跟我一塊進去，我們

商量，商量，再煩他草一道詔書。

廣：父王。

堅：說吧。

廣：皇伯剛才給我談起蘭陵姐姐的事，

同侍郎的文墨，當今是找不出多的來

的。

堅：(沉思了一下)我明白了。侍郎你多

年都是單身，這門親事你也不以推辭

了。

素：(向內去)

業隆兄自然是答應的了。

廣：謝謝。

廣：我們該慶賀你哪黃門侍郎

廣：貴兒，你猜得着我的意思嗎？

朱：阿摩，我得替你道喜哩。

廣：你知道嗎？……一定的嗎？

朱：知道的，一定的。阿摩是太子了，

廣：辛苦了多少年這也該算是一點報酬。

朱：阿摩，你要作可汗了！

廣：(忍不住笑了)……貴兒。

朱：我們的兒子揚曼呢？

廣：看他的運氣吧，也許他會當太子的。

朱：我先代曼兒謝謝他的父王吧。

廣：平身！

朱：你真像可汗了，阿摩！

△曼兒跳過去，想抱他，被擋皮士

韓：殿下在這兒？

廣：韓將軍。

朱：殿下，還有一个人等着要見你呢。

廣：帶他到這兒來！

朱：我先去了。(下)

廣：有甚麼事嗎？

韓：施文慶，揚慧朗這一般人，迎降有功

廣：是的。

韓：他們想見見萬歲啦。

廣：萬歲把這些事全交給我。

韓：那更好。殿下，金陵城下來得這樣快

廣：全靠他們呀。

韓：不過他們今天可以資陳國，明天也可

以賣我們的。

廣：他們自然不敢。

韓：我特別來給殿下說，他們……

廣：我已經答應他們了。

韓：那就好極了，是加官呢？還是原任？

廣：兩樣都不是。

韓：作作閑官也可以，反正他們也不靠俸

廣：我早知道他們是發財的。

韓：他們很感激陛下，因為殿下很親切他

們的。

兵：(威嚴地)來呀

廣：(上)

廣：施文慶，揚慧朗，沈客卿……

韓：(微笑)殿下。

廣：殺無赦！

廣：啊！錢財入庫，田地歸官！

兵：嗚呼！(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華官上)天子昭下！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素：謝陛下！(起)

廣：可是事在人為。(跪)

廣：起來！起來！(細看貴兒)

廣：你的兒子嗎？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聽說晉王頂戴他？

廣：媽沒有死。

廣：媽死了。

廣：你瘋了！

廣：我沒有瘋。

廣：你為甚麼說她死了，又說她沒有死？

廣：因為有一个人，同她長得一摸一樣。

廣：她叫甚麼？

廣：她叫麗華。

廣：她在那兒？

廣：剛才還在這兒的。

廣：現在呢？

廣：被亂兵衝散了。

廣：大概跑到甚麼地方？

廣：如果她沒有死，我想她還在皇城內。

廣：姓甚麼？

廣：她姓陳。

廣：她是你的甚麼人？

廣：她差一這兒就是我的女人了。

廣：你要他嗎？

廣：送給殿下，我不要了。

廣：來呀！

廣：(上)殿下！

廣：把陳麗華捉回來

兵：殿下！

兵：一個同張麗華一模一樣的人！

兵：噫！

兵：噫！

兵：噫！

兵：噫！

兵：噫！

幕急閉。

苦命人

(長篇連載之二)

歐陽凡海

王二在教育館裏做事很努力負責，頗得館長的信任，這也為他一生中古怪的遭遇種下了一些小機緣。由於館長對他的好感，頗叫他自信負責工作究能獲得賞識，將來可能往上升進一步。這一種很錯誤的觀念，本來是古樸的中國老百姓每個人都相信的原始意識，在他們心裏牢不可破。現在王二恰巧遇到了教育館的這一回經驗，證實了他的信念，這實在是一種不幸。

因為王二所遭遇到的這位館長，并不是今天所能隨便遇得到的上官。這是一種例外，而這種例外也是不能長久的。果然，當抗戰爆發不久，這位教育館長便因為一種過錯而不得不自請辭職了。他忘記了他是在一個偏僻的小縣裏，以為省城裏的報紙上公言無諱的意見，也不妨拿來說說，這實在是他考慮有欠週到。某一個紀念日，全縣城各學校機關聯合紀念大會的時候，我們這位館長的演說裏面，不幸有這樣一段：

「各位同胞！現在全民族的抗戰已經爆發了，我們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幼，各黨各派，都應該團結起來，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一致的去為國家民族而努力，而犧牲。」

恐怕他把報上的這種論調看得太多了，似乎是就隨口背誦了出來他竟忘記了自從他就任以來，對他虎視眈眈的面前的許多敵人。第二天縣長請他去談話了，向他表示說，他實在很為難，希望館長先生用不着等候一種太明顯的不利，因為那時便說不定是太遲了。這位縣長對館長平日倒是頗有好感的，所以他說了這些話之後，還談了許多閒天，表示他的惋惜，他覺得問題太大了，似乎是說，他也愛莫能助，依他看，館長這年青得很，用不着為這點小地位來弄得「得不償失」。

館長回來後再三考慮，後來終於決定辭職。於是王二又只得回家來了。他在館裏做事的時間，一共是十一個半月。從此以後，他便一直閒着，又過了有一年以上，也仍然絲毫沒有找到工作的希望。人們說，一滴水用顯微鏡看，也是一個小世界，這個小縣份正也不能例外。你爭我奪，派別繁多，就是幾個人成一派，如果他們自己不願成什麼派，那也是無補於事的，因為人們，尤其是敵視他們的人們，早已在他們的週圍深溝高壘，把他們在自己及其他的人們之間劃下一條界限了。有許多實在無事的人，他們毫無所為，毫無

特殊的希望，都被劃歸在各種各樣的派別裏面，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才真是冤枉。王二就吃這種冤枉的一人。他在館內做事負責勤勞，頗得館長重視，人們把他看作是館長的親信人，而館長是早已失勢下台的倒臺人物了，為了顧忌館長的敵人，誰還敢用館長的人呢？一年餘以來，落在王二手裏的機會實在也不是沒有，可是人們總喜歡中途變卦，答應了的便想法子來推翻原諒，有時甚至王二已把行李挑去開始工作了，他們也總不知什麼緣故，不久又還是找出理由辭退他。王二實在不明白，人們為什麼這麼不歡迎他。難道說，他那勤懇老實的軀殼裏面隱有鬼藏賊麼？後來他對於自己的不被歡迎，似乎也風聞到了一些理由，然而他不相信，他覺得這是人們拿他開玩笑，無非要奚落他。他鬱鬱不樂，在家裏，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化在睡眠裏面，有一次，他背着鋤頭跟他父親一道到田裏，他便開始劃草。一行一行的只是劃，什麼話也不說，因為他也無須得說說什麼，而他父親却異常尋常的并不趕快動手劃草，老是坐在田邊上抽煙，把頭深深的埋下去，這是他的老樣子，他是在深思一種什麼，忽然，當王二劃草

到他面前來的時候，他睜大眼睛直對王二似的笑：

「你跟他長幾些什麼鬼？」

王二放下鋤頭，猛不防倒退了十步，

訥訥的說：

「什麼？爸爸。」

「我現在却明白了，你自作孽，還到

我面前來裝死樣子。」

「你說的是什麼呀爸爸！」

「你裝得真好，你看半吃山空，錢賺進

來難，用出沒像石頭一樣！」

王二避開他的視線，沒有再回答他，

他對於他父親的許多責難，可能置之不理，

他總是不理的。這一天，他們兩個人好

像墮巴，以後在田裏割草，一句話也沒有

談。然而這并不包含任何嚴重的意義，書

發給是可怕的沉默家，他一年四季天天如

此，所以他們父子二人的整天不說一句話

也是司空見慣的。

七

一九三九年年初，過了舊曆的新年，王

二要想高飛遠走的決心，似乎是無可挽回

的了。這念頭在他心裏徘徊了有兩三月之

久。他老婆的一位遠房叔，在崇寧做了相

當大的官，據說他在外面又另外娶了女人

，其主於是當秘書的，那麼他自己有青

高的地位可想而知。他名字叫作章季堯，

家裏本不很有錢，中學畢業後就只得回

鄉教書了。他家在本鄉受人攻擊，立不住

腳，不知怎樣跑出門去，什麼訓練班，

混了許多年，現在是本鄉人沒有談起他不

敢欣然引以為榮的。屈指一算，一縣之中

他和章季堯并駕齊驅的，也就只有一二個

人。他雖然多少年數不回家，從家裏的黃

臉老婆於不願，在外面另外討了年輕的姑

娘，本來是應該受鄉議責難的，可是大家

都似乎覺得做了這麼大的官是不應該再受

議論的了。便歸罪於他黃臉老婆的命運。

這位章季堯對王二及其他本鄉青年，

很早以來，已經是一個誘引的存在了，他

們都彷彿相信。如果要出門去找飯吃，現

在不用愁了，到章季堯家裏去就行。況且

算起來，王二還是他的親戚呢。王二之所

以一直挨到現在才決心的，無非因為

章季堯在州府，路途到底太遠，去

實在不容易，在本地只裝還有希望，他

前總還似乎提不起胆量來冒這長途旅行

的危險。他曾經瞞着他父親到州府去考過

中學，到那地方也只有一二百里路，現在

要考崇寧，是不知幾千里路了。但是他

對他

我到州府的時候，火車我坐過的。」

「你坐在那上頭頭坐的？」

「我一點也不。你看，到崇寧的路是

很直的，這條路是火車路，再過去，這

條路就是汽車路，有地闊，我又認得字

，這怕什麼呢？」王二指着地圖給他母親

看，又說：「我從來也不坐車，我坐船也

不暈的。」

「到底有多少路呢？」

「你看，這裏一點點，這麼直的路，

口轉幾個彎，火車走起路來，一百里還不

當一里走呢。」

但其實，王二自己知道，地圖上的一

寸就是幾百里路了，禁不住私自裏發愁，

面上的笑容是裝出來的。

他走的時候，父親發給他二百元路費

，說：「用省一點，到那裏用不完。好寄

回家來的。」於是他低下頭去了，沉默了半

天，又吩咐他道：「到了就寫信！你母親

這兩天心病又發了，他總是不放心你。你

一定要去，我也沒有法子。」

王二一句話沒有說。

「聽說汽車路修得很高，連肝腸都要抖

出來的，你要坐穩些。」

「我曉得的。」王二說，

他母親又私下給了他一百元，於是流

下淚來說道：「家裏艱難你也曉得的。到

那裏要好好聽叔公的話，賺點錢寄回家來

，你爸就開心了。」

這時候剛抗路還通，王二很順利的就

到賣。把一位在汽車站做事的同事找到了。他一路用錢很省，這大約是他一家的家。他住在過旅館，只住舍店，吃飯也多是找小館子裏或攤子上去吃的，所以他到桂林，連車費還沒有用過三十元。由於是那位同鄉的幫忙，接着他就買到票往崇欽去了，連車費也只用了百餘元；所以他到崇欽還有百餘元多下來。那時崇欽生活程度還不高，這一次沒有找到舍店，所以他只得居旅館，也只要塊把錢就能住一個。第二天他便去找他的那位親戚去了。

親戚的家在柯洛山，他是知道的。問過了茶房，他好容易到兩路口買了票搭上汽車，到達柯洛山。已是將近黃昏的時候了。

天氣很冷，他頭上照例是不戴帽子的。陰暗的天空送來一陣陣的晚風，戲弄着他的頭髮。他把頸子深埋在一條圍巾裏，左手提着一個很大的裝行李的藤籃，右手揀着一個小小的鋪蓋。他把頭往前埋，顯得他的背更駝了。但他走得很快，早上他新換上去置在棉袍上的那件士林布長衫，在他急速的步伐下，嗒嗒的發響。他一路向着舊店子，七十五號門牌，後來他找到了，就在一層二層樓的小洋房前面站

了下來。

這時候街上的電燈雖然還沒有亮。可是小洋房裏已經燈火輝煌了。王二站在這小洋房門前研究着門牌上的號碼，似乎不勝惶恐。他舒着氣放下手中的行李，理着頭髮，可是不敢叩門。那玻璃窗內是用白色的紗幔遮着的，一個燙頭髮的女人的側面影子落在紗幔上，王二偷偷的看了眼，趕快把頭掉開了，隨後他就叩起門來。「誰？」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這樣問道。接着，門就開了，站在王二面前的是一個二十六七歲左右的苗條的女人。

「你找誰。」她說。
「找我舅公。」他用生硬的國語回答道，話裏充滿土腔。
「你舅公是誰？」
「章季堯。」
「他不在家，他到秦都去下。」
王二聽了這話，心裏不禁發慌，他看見那女人很奇怪的在端詳他，迫得他趕緊慌慌的說：

「我是他的姪甥。……我從則江來，這麼遠……特地來找他的。」
「你怎麼說？我聽不懂呀，你再說一遍。」
王二盡力的沉着氣，用力的再說了一遍，說得很慢，這回那人聽懂了。

「這樣麼。」她說，「可是他不在家，你貴姓？」

「我姓王。」
「你什麼時候到的？」
「昨天。他不在家，有舅的人在家麼？」
「什麼？」
「舅母。」
那女的聽下這話，有點窘迫的樣子，但接着就很大方的說：「我就是。」
「啊，你是舅母！舅母呀，我們家裏許多人都知道舅公討了舅母，可是沒有看見過舅母，我今天看見了。」王二不禁手和腳亂起來，他吃吃的說得快，話裏土音更多了。因為他再也沒有想到他的舅母是這麼年輕又時髦的一位姑娘，而且現現在站在他面前。舅母的年輕給他一種快感，但也給他一種威脅，因為他所想像中的舅母是溫和而慈祥的中年女人，而現在他所感覺到的是一種年輕人的漠不關心，她勉強定着，却還是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好容易手在棉袍袋裏摸到了鑰匙，於是便趕忙去打開藤籃上的那把古老的銅鎖，扯開藤籃，把籃內的衣服都一樣樣拿了出來，放在地上，好半天，才找了兩包東西出來。

「這是一句魚乾，舅母這是我送給

「這都是不偷錢的東西。舅母，可是也真一點小意思。」

那女人不禁笑了。她拉着賊道：「你怕什麼？快把地上的東西收起來。你把行李運出來，你進來休息一會再說吧。」

王二便把兩包東西塞在他手裏，她只待接了，一面往後退，口裏說道：「吳嫂！你來幫這客人拿行李。」

隨即一位中年農婦走了出來，王二搶着要自己拿，兩人又推搡了一番，這才一道把行李提進屋子。

八

章季堯是到秦都的老丈家去了。他太太姓宋，名字叫做迦娜。這名字很風雅，而且近乎外國譯音，是她自己取的。早年她很有過一些羅曼諾克的夢想，現在真真可不必提了，她自己也懶得再回去想。他記起這些夢想的日子，總為是發癡的日子。可是，像現在這樣季堯不在家的時候，或者即使季堯在家，而當她一個人靜坐下來時候，他却總是懶不在那些亂七八糟的觀念頭。他家裏只有季堯和她兩口子，兩人却對男女兩個，比上不足，比下有

這，他覺得這世界，現在已經不是這樣，萬事只要開口，不必動手的，將來呢，季堯即使官做得更大，發財得更多，她想必也是好的，但又該怎樣呢？她從前開着要婦女解放，脫離家庭，把母親氣壞了。他時常要想起一些美麗的日子，她的男朋友，追求在那些男同學，她常常為之發笑，為之發癡，也有時獨自憤憤，為什麼他們沒有錢了而他又是從什麼時候起，知道了注視男人的荷包和地位？她在這方面是成功了，因此就在別方面失敗。為什麼呢？從什麼地方去得出種債呢？她應該還是努力於婦女解放運動吧，她有時不覺把生命寄托在這方面。由季堯把她介紹給許多闊太太，因為她們就是婦女領袖，她時常會在開會，發表意見，而結果呢，她仍然膩了，她仍然感覺空虛。他父親很了解她的痛苦，他說得好，她是該要生個兒子的時候了，而其實呢，她自己倒覺得生兒子還不如搓麻將，她也嘗過雅片的味道，有時她甚至覺得又不如吸上雅片，從那種魂飛魄散的輕快裏面，她是能够重新看見往日的那種樂天的舒鬆的。然而一個曾經見過過生命力的人重新看見生命力，這是多麼可怕啊！真的，那是一種夢的世界，而這種夢的世界，唯有在夢頭痛睡中去遨遊，那才不使你感覺威脅

吧。這一天，王二來之前，真的她睡了一個下午，她並沒有睡着，她昏昏沉沉的夢在寂寞往日，追求那獻殷勤的那些面貌便鑽到她的窩裏來，她一任自己的頭熱得發脹，一直到黃昏邊才起床重新打扮。王二又坐在牀前發呆，她有長長的眉毛，兩隻黃黑的一樣的眼睛，黃黑黑瞳，由一抹又長又黑的睫毛把眼珠子遮着。她有像孩子一樣噘起的薄嘴唇，兩頰豐美，鼻樑挺秀，眉宇間還流露一些天真的情趣。她的頭髮綉向裏捲，從額門上掠上去，復向左右捲開，然後右面的一邊向前攤，在額角上留下一抹雲鬢，把她那方正的前額遮了四分之一。她常常不由自主的把眼睛閉上，好像墮入夢中，然後又醒睜的張開來，翻起嘴唇，露出她一付潔白的牙齒。她從鏡子裏看見自己的青春，照理是應該歡樂的，可是她的雙眉却不禁的微皺，接着她兩眼緊蹙，突然眼睛一亮，她笑了。她放下鏡子，把臉埋在兩手裏，她感覺眼睛有點濕潤，她愛她自己，天生的美。

可是，無論如何，不管自己是不是願意，當王二敲着他的門的時候，她聽到現實世界的聲音了，她不加思索的任情開了門，站在她面前的還不是這枯燥無味的現實世界麼，在昏暗的天空中，一個單微的

不知所指的鄉下老。在這樣的場合，作為一個太太的勉另一方面性格馬上復活了，她總算這樣叫鄉下佬，幸虧王二那副心懷意亂的樣子叫章太太看來，覺得比普通的鄉下佬更加拙笨可笑，有趣，到了她的慈悲心，不要輕視自己的饋送，這點道理，古老的鄉下農民是深為了解的。即使，是十個雞蛋，即使是一番薯，也常常使家財盈美的少奶奶為之心動。王二的母親為季堯尖做了鞋，還有那包餅乾，一點也沒有虛費了，是這些東西，雖不能說是章太太歡迎王二的決定因素，可是誰能担保這些東西沒有使章太太對鄉下佬的鐵石心腸為之一軟呢？

於是章太太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王二的舅母了。聽過了一番寒暄之後，章太太對王二的來歷，覺得確是也可放心，此時吳媽已經在隔壁房間裏搗好晚飯，太太便邀王二一道進入裏面一間房子，上梓進餐。

一小盤紅燒肉，一大盤牛肉蘿蔔，一盤白菜，一盤湯，這是季堯家裏的便飯，此外還有一碟皮蛋，是吳媽特為王二這位客人添加的。章太太對晚飯不大感興趣，然而這樣的晚飯對王二却不管是一種酒席了。他恨不得叫喉，狼吞虎嚥，可是第一次到這個生疏的地方來做客人，實在又不好意思。他必時偷着去看他的舅母，心裏

十分納罕。這樣一個年輕的舅母。但他極力避開他舅母的視線，畏縮而又帶着不安。他本來可以一氣吞下三盤飯，毫無問題，可是他吃了三盤，看見他舅母只吃了淺淺的一盤飯便放下筷子，也就不敢再吃了。章太太覺得自己是舅母了。心裏也有納罕，但也只得做出舅母的樣子，再三勸他再吃幾盤，他也不敢再吃。飯後，吳媽打來臉水，舅母叫王二先洗，王二無論如何不肯先洗，後來吳媽臉巾絞到他手裏，他仍不肯接，經過吳媽再四勸，他接下了。送到他舅母手裏去。舅母的話，他也不大聽得順耳，但他知道她是叫他先回，他怎麼也不肯，終於圓執着把臉巾放在盆子裏去，將手伸在盆子裏洗洗說：

「我們是不慣吃了飯又洗臉的。」

這時吳媽已經另打了一盆水來放在章太太面前了。

「你統給我，吳媽！我什麼也懶得，章太太說。她沒精打彩的回到隔壁臥房裏去了，就把梳子豎在床欄上，斜躺了去，接過吳媽送來的手巾，在嘴唇上輕輕的擦了擦。王二洗過手，看見舅母獨自走了，眼裏着要跟她一道到隔壁房裏去，又脚腳有點不敢。後來呆立了一會，終於壯着胆子進到舅母房裏去了。

「吳媽！你泡茶來。」舅母見了王二

叫道，又王二說：「你坐坐。」用手一指床前的一把藤椅，自己躺在床邊沒有動。王二偏促的坐定了之後，吳媽就送茶來了。舅母說道：

「你這麼遠的路跑來，預先也不通知季堯一聲……他存秦都兼差，我娘家又在秦都，一時怕不會來的，其實，就是他來，恐怕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王二很不安的望着他的舅母說。

「你不是說，你是小學畢業麼？小學畢業，哼，許多大專畢業，留過洋的都沒有辦法，你想想看，你能找到什麼事做？」

「可是小差使總有呀……？舅母舅母認識的人多，法門大。」

「倒是小差使難開口，你不曉得。」舅母不耐煩的樣子坐起來說：「你想想看，季堯好意思跟朋友說，他要弄個人，這人連中學也沒有畢業麼？」

王二從頭冷到腳，把頭垂下去。一句話也沒有回答，誰叫他中學畢業再來呢？他這才知道，家鄉裏大家都說「到季堯裏就有辦法」，原來是騙的那些中學畢業的人。自己沒有中學畢業，那有什麼話好說呢？

「可是路有這麼遠，回去也是好不容

不知所指的鄉下老。在這樣的場合，作為一個太太的勉另一方面性格馬上復活了，她總算這樣叫鄉下佬，幸虧王二那副心懷意亂的樣子叫章太太看來，覺得比普通的鄉下佬更加拙笨可笑，有趣，到了她的慈悲心，不要輕視自己的饋送，這點道理，古老的鄉下農民是深為了解的。即使，是十個雞蛋，即使是一番薯，也常常使家財盈美的少奶奶為之心動。王二的母親為季堯尖做了鞋，還有那包餅乾，一點也沒有虛費了，是這些東西，雖不能說是章太太歡迎王二的決定因素，可是誰能担保這些東西沒有使章太太對鄉下佬的鐵石心腸為之一軟呢？

於是章太太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王二的舅母了。聽過了一番寒暄之後，章太太對王二的來歷，覺得確是也可放心，此時吳媽已經在隔壁房間裏搗好晚飯，太太便邀王二一道進入裏面一間房子，上梓進餐。

一小盤紅燒肉，一大盤牛肉蘿蔔，一盤白菜，一盤湯，這是季堯家裏的便飯，此外還有一碟皮蛋，是吳媽特為王二這位客人添加的。章太太對晚飯不大感興趣，然而這樣的晚飯對王二却不管是一種酒席了。他恨不得叫喉，狼吞虎嚥，可是第一次到這個生疏的地方來做客人，實在又不好意思。他必時偷着去看他的舅母，心裏

十分納罕。這樣一個年輕的舅母。但他極力避開他舅母的視線，畏縮而又帶着不安。他本來可以一氣吞下三盤飯，毫無問題，可是他吃了三盤，看見他舅母只吃了淺淺的一盤飯便放下筷子，也就不敢再吃了。章太太覺得自己是舅母了。心裏也有納罕，但也只得做出舅母的樣子，再三勸他再吃幾盤，他也不敢再吃。飯後，吳媽打來臉水，舅母叫王二先洗，王二無論如何不肯先洗，後來吳媽臉巾絞到他手裏，他仍不肯接，經過吳媽再四勸，他接下了。送到他舅母手裏去。舅母的話，他也不大聽得順耳，但他知道她是叫他先回，他怎麼也不肯，終於圓執着把臉巾放在盆子裏去，將手伸在盆子裏洗洗說：

「我們是不慣吃了飯又洗臉的。」

這時吳媽已經另打了一盆水來放在章太太面前了。

「你統給我，吳媽！我什麼也懶得，章太太說。她沒精打彩的回到隔壁臥房裏去了，就把梳子豎在床欄上，斜躺了去，接過吳媽送來的手巾，在嘴唇上輕輕的擦了擦。王二洗過手，看見舅母獨自走了，眼裏着要跟她一道到隔壁房裏去，又脚腳有點不敢。後來呆立了一會，終於壯着胆子進到舅母房裏去了。

「吳媽！你泡茶來。」舅母見了王二

叫道，又王二說：「你坐坐。」用手一指床前的一把藤椅，自己躺在床邊沒有動。王二偏促的坐定了之後，吳媽就送茶來了。舅母說道：

「你這麼遠的路跑來，預先也不通知季堯一聲……他存秦都兼差，我娘家又在秦都，一時怕不會來的，其實，就是他來，恐怕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王二很不安的望着他的舅母說。

「你不是說，你是小學畢業麼？小學畢業，哼，許多大專畢業，留過洋的都沒有辦法，你想想看，你能找到什麼事做？」

「可是小差使總有呀……？舅母舅母認識的人多，法門大。」

「倒是小差使難開口，你不曉得。」舅母不耐煩的樣子坐起來說：「你想想看，季堯好意思跟朋友說，他要弄個人，這人連中學也沒有畢業麼？」

王二從頭冷到腳，把頭垂下去。一句話也沒有回答，誰叫他中學畢業再來呢？他這才知道，家鄉裏大家都說「到季堯裏就有辦法」，原來是騙的那些中學畢業的人。自己沒有中學畢業，那有什麼話好說呢？

「可是路有這麼遠，回去也是好不容

「你們鄉下人真胆大，問也不問清楚就跑來了。」舅母說着，一面對着鏡子整理頭髮，沒有聽見王二回答，又說：「今晚劉太太請我到她那邊洗洗臉。」拚着便喊吳媽，等吳媽進房子，她又說道：

「我到劉太太那邊去，你一點鐘去接我，現在你好好預備床鋪了，讓這位客人睡。把我大衣拿來。」

吳媽到衣架上拿來了大衣，很熟練地套在太太背後一展，章太太只把兩手往背後的大衣袖子裏一伸，同時往肩上一抖，大衣便在她身上了。她再又對鏡子瞧了一瞧，摸了一摸藍皮領子，便打抽屜，拿了皮包，轉身對王二笑了笑，說：

「你早點睡，一路吃力了，我明天給你寫封信。」

王二骨碌站了起來，連聲應着，他舅母已經轉身過去了，地板上發出高跟鞋勻整的咯咯聲。他看見舅母那紫色的旗袍樣樣在兩腳的後跟上翻翻的像蝴蝶一樣飛舞起來，上面是藏青色的大衣緊緊裹着的一個橢圓形的屁股和一縷由形衣服穿得多而現得并不很好，却仍然富有曲線或的腰支。王二呆呆的站着，一直等到舅母帶上門，那勻整的咯咯聲也近在門外漸漸地消失了，才又猛然鬆了口氣，好像胸孔上除了什麼壓抑着的東西一般，不再

拘謹的頹然坐回椅子裏去。

一種不安的情緒使他感覺寒冷，他好像被安置在夢境中一般，對於那強烈的電燈所發出的白光覺得十分刺目。他心志不定地向房內四週張望着，房子雖然不大，却是很精緻玲瓏的。一張紅漆的大寫字檯擺在窗下面，檯前旋椅，左面牆下是一張長沙發，沙發的裏面一端，有一隻很時髦的長衣櫃，再裏邊就是梳妝台；右面牆下，正在舅母前是一副紅木的西式几椅，靠几椅的那頭有兩個書架，書架上大半是絨裝書，恰巧把前牆和右牆相交處的一個曲人形的牆壁填滿了。舅母的床，在寫字台的對面，寬而且大，也是西式，床兩頭的屏障雖有很樸素的幾支花朵和若干絨條結合一種精緻美的圖案。床鋪上放是白色三友實業社的被單。床的內面一半由一條金黃色的俄國毛毯蓋上了，毛毯上圍着一雙藍花綉的，和一雙水紅色的絲棉被一個花邊很精緻的織着紅黃。兩色線條的雪白枕頭，斜斜放在兩條被上，由於舅母剛才給過的緣故，枕頭的一邊壓扁了，兩條被也給壓歪了，估領着枕頭的一角的那些花朵和草虫也傾斜下去，做出一個被委屈的樣子，好像是對王二罵起嘴，要哭出來似的。王二呆呆的坐在床對面的一隻藤椅上，屋內有一種芬芳的香氣叫他頭腦發脹，覺

得很不舒服，於是他站了起來，走過後面一個月間的門戶去，他看見吳媽正在為他折鋪蓋，他便跑了過去，幫着吳媽把自己的床鋪攤了起來。

這後面的一間房子就很粗陋了。它兼有若干種用途：一，打麻將，二，吃飯，三，臨時給人客住，四，沒有客人時讓用人住，五，洗澡，六，放點零散物件七，有時偶然有兩種互不認識的客人來，就把這房間作為和那交情淺薄地位低的，這種客人的晤談地方，八，太太不高興或在房中有事時，季堯也在這房裏會客，九，生朝和地位甚低的客人，有時雖然沒有別的客人，也只能在這裏和主人接談，大概是這九種用途，所以這房子雖然簡陋，可以說沒有什麼陳設，但却收拾得很乾淨。一廳竹方桌，兩張竹長椅，分靠兩邊牆下，另外靠窗的一邊壁下擺着一張紅漆木椅，中間一張方木椅，此外就是王二睡床的床鋪和一些零星雜物了。王二攪好床鋪，立刻就解開衣服，鑽到被窩裏去。這是他自己的被窩，他用手撫摸架，感覺，切，似乎那格子花的藍粗布對於他，比舅母的藍絨絲棉被還可愛。他把被窩裏的，被窩衝出微微的酸味，也彷彿比舅母房裏那芬芳的香味更使他心安理得些。不久他就深深的墜入夢鄉了。

當夜珊瑚只得出門到劉太太家裏接麻將的時候，對於忽然從天而降的這位姪婿，一路上越趨越麻煩。誰願自己家裏添空增加一位食客呢？不過她的心禁不住有點跳動，一種長久隱藏在她心裏的慾望告訴她說。她現在得到機會了，她不禁暗自高興，自己在心裏說道：「季堯，這回呢？你家長的底細，可再瞞不住我了吧？」

她微笑着點頭：「這一個鄉巴老，我還得好好待他，叫他一五一十的招供出來。」於是她快樂得路也走快起來了，心裏推算季堯回來的期間。照她想，季堯起馬還有半個月，或者個把月不會回到重慶來的，她可以從容容的招供這位姪婿。想到這些，她便再事不感覺到家裏增加一位食客的煩惱了。

而且事實上，自從第二天以後，王過的為人叫珊瑚覺得非常滿意。王二用他二去到縣城裏去找職業的時候，常在這位遠戚家裏偶而寄食一二天的經驗，仍然相信勤勉是可以得到人歡喜的。他第二天一起床便很習慣的成為吳媽的助手了。我們知道，珊瑚家裏原不是有兩位用人的，一男一女，但那位男用人被季堯搬到成都去了，現在家裏只有吳媽，有時他有事出去，

家裏便喊不動人，叫她感覺得很不便，現在有王二來幫媽，讓吳媽閑空得多了，加以王二做事又是很內行的，劈柴，洗菜，買菜，幾乎樣樣都不亞於吳媽，真叫珊瑚看了開心。這樣，吳媽便有工夫隨時給珊瑚洗手帕，給珊瑚搥乾紙，給珊瑚打水，擦鞋子。現在珊瑚可以有好必應，以前積下來沒有洗，沒有曬的東西，現在都可一樣樣洗出來曬出來了。笨重的事王二，她對他起先還不得不推讓，客氣，後來也就慢慢的習慣了，他盡力的對王二表示親切，就好像她名符其實的是把王二當作親戚看待的，這一點，實在也叫王二非常感激。後來王二初次看見珊瑚的年青而吃驚的那種心緒，也漸漸改變，而好像他面前想像中的那層，和事實也並沒有多大差別了，只是他還感嘆迷惘的，是吳媽始終對於他的差使抱看十分為難的見解。她所關心的，王二覺得倒還是他的家鄉情況。她似乎很想到王二家鄉去一趟，對季堯家庭很有興趣。有一回，珊瑚問王二：

「你姓季堯家裏還有那位舅母好多年紀了？」

王二聽了這話，心裏決不定如何回答。忽然呆住了。珊瑚馬上逼着說：

「你知道的，季堯家裏還有老

婆，你跟我說呀。不要緊的。」

王二倒并不曉得不應該給季堯聽，他心裏有點發慌，却是真的難乎為情。他覺得直說吧，怕面前的舅母難過，不直說吧，他又不能於撒謊，做不出話來回答。但是經珊瑚一逼，他也只得直說了。

「舅母」，他訥訥的說：「家裏的舅母快四十上下。」

「真的麼？真是家裏有一個舅母？」

「舅母，你不是說你知道的麼？」

「我知道的……」珊瑚嘴脣有點顫抖強裝着笑容說：「我也是到處打聽呀，可是他自已總不承認，這裏也不容易遇見他的鄉鄰，煩他，你是老實人，請你告訴我，你家長的舅母漂亮不漂亮呢？」

「這個……我那曉得呢，王二怯怯的笑了說。」

「這有什麼要緊呀，煩他，我倒是很關心你舅母的，我恨不得能看見她，所以我很想早知道她的臉孔。」

「還不是也有鼻眼眼睛的。」王二低頭，感覺很難為情。

「那麼煩他，你看看這是不是她。」說着，珊瑚走去打開皮包，拿出一張照片來說：「你看，這是她麼？她真可愛呢。」

「是的。」王二見了照片說：「你怎

「麼得了這照片的？」

「是他夾在一本書裏。嗚呀，頌德，這果真是你舅母麼？她還不上三十歲呢？我看她年青得很，她不是也很時髦麼？」

「這照片是照得很好。」

「什麼，照片上是這樣，那麼人不是就是這樣了麼？」

「舅母，她到底是鄉下人呀。她那裏能天天穿得這麼時髦呢？」

「頌德，她不要再叫我舅母了，她的舅母是她。」

「不認真的指着照片塞到王二面前去說。王二倉卒站了起來，幸而他抬頭看見她一面是笑容，知道她并不生氣，才轉為安心的也答道：

「你不是舅母，我也得叫舅母的。」

她仍然極力的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她吃過晚飯又出門去了，這樣的一連有好幾天，她就醉在麻將的娛樂中。有一天吳嫂回鄉去了，晚上就將王二接去接她回來。可是這天很不湊巧，她剛在路上被她的兩位多年未嘗遇見的同學撞見了，她們是去赴另一位同學王太太的壽筵席。便拉她一道去。恰巧王太太又是她媽在大學時代便認識的同學，已經是久不來往的了，不料她却在附近舉行結婚典禮，開

課之下，她這自然容不住驚喜交集，便從

跟着和兩位同學一同去赴筵席。一路上，她從那兩位同學口裏聞知了許多故友的生

死成敗的變幻，不勝今昔之感。到了宴會場所，又遇到許多故人，大家都變了，貌

樣也變。心思也變，說話的聲音和態度也變，真叫她對天無從猜的只不過是數年前

的往事，也覺得好像是隔世的夢境似的無可挽回了，不覺暗自傷感。而最不幸的是

那位永遠也戀愛着而又始終不敢近的同學周昌豪也在場，她一看見他，便不由得一陣冷汗，對於這水的地竟充滿着後悔了

。可是當他和她點頭招呼，並且調和的相互詢問的時候，她心裏是多麼的激動，她幾乎眼睛都花過去了，她的心突突的跳，

她想走，而又不情願。她痛恨自己，可是她怎麼也管束不住自己。她想轉過臉他的

臉，彷彿在他身上，當年的甜蜜，還一切何可以我到這般一般。她是多麼歡喜

他的視線接觸，然而又是多麼駭怕啊。她極力制止着自己，她喚醒丈夫的面貌，讓他的丈夫到周昌豪手裏去撞碎她的心，

却強自裝與無彩烈，豪飲了許多杯的酒

，便托故中退席了。當她退席回來的時候，正是王二出門去接她的時候。王二到鄉

原來打算去接麻將的地方找了一個空。她回家的時候，王二還沒有回來，因此門是

鎖着的，幸好她二樓的同仁秦先生的小孩這時正從夢裏醒來，在樓上哭，因此秦太

太也醒來了聽見她敲門，便叫用人太下來把門開了。她進門的時候，脚已有些

點支撐不住了，但她盡力掙扎着用手帕擦着自己的嘴和鼻子，勉強的走到床前，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對秦太太的用人說：

「孫嫂！你快把電燈關上。我馬上要睡，我累死了。」

孫嫂替她扣上門，聽了那嗚嗚，又關上電燈，并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走了。她

那等無走後，才又支撐起來，脫了衣服，覺得頭腦昏沉得厲害，片斷的零碎的

繼續不斷出動在腦中，她非常生氣，嘴裏咒罵着，握緊拳頭驅逐着過去的那些影像，可是驅逐不掉。她一滾進被窩，照淚

激激的落下來了。

不久，她聽見叩門聲，好像從夢裏醒來一般，猛然把頭伸出被窩，她雙起耳朵聽着，不錯，那確是叩門聲。一陣恐怖襲上她的心頭，可是接着她便起了一種猛烈的新動，一種抑制不住的幻想推動她不

左邊的月亮

(續)

蘇聯，比爾，則洛且爾可夫斯基著
沙露

第三幕

第七場

郭瓦路夫，葛爾賓司卡雅，芬提小
行李散作入郭之小屋內。

郭——進來，進來：別怕呀！

葛——(站門口)我的媽呀！你怎麼住在這麼

一個小茅窠裏？不令人嗎？

郭——(脫棉大衣)我就在這睡而已。成天

還不時長在契卡爾。

葛——就這麼說，親愛的，屋裏一樣也得整

齊一點才好呀！好吧，我們收拾屋子

：頭一步先掃地開窗戶。保羅！你拿

掃帚來掃地。我鋪掃子……你的台布

呢？

郭——台布，從來我也沒有這個東西。

葛——那還有床單也行。

郭——床單：好像還能找？

葛——在那兒？

郭——在那矮櫃裏吧。

葛——(翻櫃子的抽屜)嗟呀！你這裏更亂七

八糟！(取出機關槍子彈帶？襯衫，

羊頭……)并且你的東西真也比叫化子

的多不了甚麼……

郭——我與那許多東西作甚麼？也不想作生

意。

保羅——(指地掃地嗎)塵土你看多大！

(指扶椅面塵土，床單舖在上面，整

理其他次序)不要緊的：一會兒

就都弄好了。我喜歡簡單，但要清潔

小菜：我也會煎炒：湯啊，肉餅啊

，煎蛋啊！

郭——不過現在的吃時當口，左右難跑出去

一個扁豆。

葛——不要緊：那就死不了：保羅！掃子底

下好好掃掃。

郭——我好掃掃。

葛——你怎麼的？懶洋洋的沒精神。心裏不

痛快？(干涉的)不舒服嗎？

郭——不。我沒有病。

葛——這你怎麼回事？告訴我，親愛的！

郭——曉得不：這件事(指自己，指葛)：有

點不大合適：不好。

葛——怎麼不好？

郭——就是我們的事：我沒有忍住。

葛——要叫我說沒關係，保羅！至於我的問

題，再給你說一遍，不用你擔心：我

一定不妨礙你。就得了多少忙！要看

我能力如何了！

郭——他們會笑話死我：一個奧爾斯去收受

不了他。他一定會發瘋了，用一種幸

笑樂劇的心理來諷刺我！

葛——別聽他們：說說他們自己也就沒說了

(由左房門下)

郭——(停止掃地。站起，抓頭，嘆氣)反正

够我受的：吃不了兜着走，還有卡魯

庚！說不定要怎麼收拾我呢！(氣急

的急掃地)

卡——(一頭竄入)好嗎？老朋友！

郭——(瞞)好。

卡——怎麼樣？完全好了吧？開始幹活了？

郭——(開始幹活了)

卡——慢着，你像有一點不大對：身體好了

臉兒可愁了：出了甚麼事嗎？

郭——沒有：甚麼也沒有。都和從前一樣。

卡——不對不對：哥兒們，一定有點兒甚麼

事。

(葛爾賓司卡雅入)

卡——啊！：原來如此！

郭——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這是我的一

我的妹妹：同志。

卡——(好滑)妹妹？嗎：我明白了。

葛——我們好像見過并且認識似的。

卡——是認識。你好嗎？妹妹同志。(緊握

葛手)

葛——哎呀！手給你拉斷了！

卡(向台下) 國慶節才來，三，

費(你請坐！給你椅子。)

卡(我還是忍一忍吧，就等這三天妨礙你們。)

郭(你忙甚麼？坐一會兒，談一會兒。)

卡(走向出口) 當然。保護，我們得談一

談。(警告的) 還得好好回談一談呢！

郭(送到門口) 你生氣嗎？

卡(你弄的這叫甚麼？倒楣蛋！)

郭(費：沒有甚麼。費時的。明天再談吧。)

兒。

卡(懶洋洋) (向門而去)

郭(失措) 關頭了。已經關頭了！

(費的一刻)

費(我沒想到會動你這麼深的心思，請你

安心吧，錯誤還沒有鑄成以前我來得

及改正的。(穿大衣) 但願以後我能每

隔相當日子來看你一下就滿足了！

郭(你怎的了？(脫舊的大衣) 我不放你

走！不要這樣！(溫柔的笑着望的秀

費)

費(假使我會使你不安的話，告訴我，我

就離開你。)

郭(不會的。那裏會！(擁抱)

(門口露出費多羅瓦的頭。看到

擁抱中的郭和費，急匆匆的跑

進門。)

郭(向費) 請坐。

(費人)

費(好嗎，好嗎？親愛的人們！我將恭禧

，我很高興。新階層到。

郭(向郭) 你倒會挑時候呀！新階層這會

兒越鬧越兇！到處發人放火；你的代

理簡直不過來了！

郭(我聽說了。)

費(你們要有機會談話，我出去。)

郭(沒有沒有！你怎麼了。我跟他有的是

機會談正經事。向郭) 晚上你到費卡

去！下

郭(一定去。)

費(向郭) 你麼！我的好姑娘！隨便甚麼

時候都請到我那邊玩兒去呀！常來

啊！

郭(來一定要來。)

費(好了，再見吧！(丁)

(電話鈴聲)

郭(取稿筒) 哦！好好好！我就來。

費(放聽筒) 快點收拾房子。莫不找費。

郭(你去你的，我一個人辦好了。)

費(也對。)(丟掉帶穿短皮大衣，敲帽子

戴手槍)

郭(敲門聲)

費(又是那一個鬼來了。轉過吧！)

奧爾斯基入(向) 好嗎好嗎？你身體好了

，我就有這句話(裝出忙的樣子，笑

得令人嘔心)：一兩天裏我們會議上

預備討論婚姻問題；請你作報告員。

千萬到時候一定出席。人多得很。好

了，完結。(進去)

郭(這個鬼東西！)

(幕下)

第八場

公共食堂。卡魯庚、費多羅瓦同

神用膳。

費(又是福豆，簡直煩壞人。)

卡(你一邊唱歌一邊吃，就不煩了。)

奧爾斯基入(又是狡猾的) 笑) 吃點兒喝

點兒菜三點兒！

卡(請！(送上空盤子)

奧(謝謝。我找你啊！卡魯庚同志。)

卡(甚麼事？)

奧(教育會還在繼續討論婚姻問題；)

卡(我這繼續忍。)

奧(現在我們想請你替郭瓦路夫，作報告

員。)

卡(去你的吧！)

費(你怎麼才起他來了。一個黨員；)

奧(搶着說) 是的黨員；不過我總比你們

的那一位老羅郭瓦路夫要強一點吧！

費(奧爾斯基) 請你那樣兒吧！

奧——聽我這樣兒說：反正女人沒有把喪事

糊塗了；郭瓦路夫我看倒快不知道天
多高地多厚了；爲他的美人兒，他推
麼都肯幹出來了。

費——胡說，我的先生，你胡說！

卡——（嘆氣）我也怕他真會這樣呢！

費——甚麼！

卡——真話當真話費多羅瓦同志。

費——連你也這樣想？

卡——我也這樣想。

奧——好極了。同盟。（握卡魯康的手）

（郭瓦路夫人）

郭——（招費多羅瓦，不好意思的）馬上我就
出發。預備晚上捉到薩武秋克。

費——有自信嗎？

郭——有自信。請你轉告給葛麗亞不要掛念，

我。萬一我不幸了，看朋友關係，

請你照料照料她！她挺孤單的。

費——那你放心。

郭——我去了。（下）

費——這不完了嗎！（靠近掉邊）怪傢伙們！

郭瓦路夫甚麼時候，甚麼地方當面對

泰家的事那怕變過這麼一點點兒呢！

（比小指尖兒）

卡——不是那麼回事。

費——你們還想怎麼的？

奧——他證明不出來自己有沒有毅力不在乎

損失他最寶貴的東西。

費——（嘆氣）他不會證明的。

卡——那麼生命！他在冒險中會失去的生命

——爲他不寶貴嗎？

奧——不是，不是這意思。

卡——不是，不是這意思。

費——這可怪了！你們還在想甚麼把戲？要

他怎麼的才行？

奧——（與卡小聲商量後，狡滑的，慢吞吞

的響聲）我想知道：

卡——（與呼應的）他怎麼辦！

奧——（接過話來，同前腔調）假使公家利益

麼：

卡——（再接再厲）要與他的葛爾頓司卡雅必須

權衡一下的時候！

費——啊！原來這麼一個意思！你看你們想

到那裏去了。我明白。

（葛爾頓司卡雅急人）

葛——費多羅瓦同志！（靠近）人家告訴我

保證在這兒呢！

費——他牽進了剛剛又走了。有要緊事。

葛——剛牽走了嗎？

費——（嘆氣）

葛——我不放心似的神。

費——那小指頭等等。我再取點飯

吃。吃這碗飯我們一塊兒回家。（下）

（葛爾頓司卡雅急人）

奧——你好！

葛——你好！

費——你怎麼怎麼苦悶？妹妹同志。

葛——不苦悶。

卡——吃醋不舒服？

葛——吃甚麼醋，吃誰的醋？

卡——（嚴厲的）吃公家的醋，吃革命事業的

醋！

葛——不聽你的話

卡——你的男人爲公家，爲革命事業忙，

一天也不在家陪你。深夜才回來，

所以你要吃醋，是不是？

奧——你說錯了，卡魯康同志，郭瓦路夫人

家是標準夫人。他們的小寶貝都快一

個一個的出世了。快稱口兒一道洗尿

布了。

卡——集體勞動，是不？

葛——一些廢話，虧得還講。

卡——要按我說，想起你來都不多。

葛——爲甚麼？

卡——因爲你軟了我們的契卡隊長；你把牠

娘兒們化了。

葛——請放心吧。原來甚麼樣他仍是甚麼樣

，一點沒變。

卡——你還想叫我相信你一點不嫉妒他的公

務？你不給他往辦公廳打電話？（這

弄的鬆調）一張：是你嗎？親愛的！

快點回來吧；我要，要你親熱親熱。

本刊下期目錄

「詩論」管窺(論文).....	茅 值
女人的王國(小說).....	司馬文森
國積老圃(小說).....	荆有麟
關於書的傳說(小說).....	譚 原
病(小說).....	李春舫
苦命人(長篇連載).....	歐陽凡海
論「兒女英雄傳」(評論).....	蘇子涵
演(獨幕劇).....	李 拔

古樹的花朵——名范築先——

威克家著

這是一部五千行的英雄史詩，敘抗戰英雄范築先的抗戰經過。在抗戰史上范築先是一枝鮮豔的奇花，在抗戰文藝中，這首敘事長詩是最美麗的碩果。內容充實技巧純熟，曾讀過原稿者，均譽為劃時代的巨著，著者本人亦稱為有生以來的唯一力作。現收入本社之東方文藝叢書中，十一月底定可出版

成都東方書社啟

本刊連載長詩「全民抗戰」近因作者臥病重慶，續稿未到，緩期發表。

編輯部啟

「你們這幫血鬼！」

奧——怒我又在插嘴！葛爾司卡雅同志其實沒有甚麼——她非黨員。但是郭瓦路夫太罪過了。

葛——你們都說得不對。郭瓦路夫是道地的革命人物；他有那麼多作人的好處，我就因為這個愛他！他可不是這樣，或者要像你們那一位一樣的話，我就不理他了。

費多羅瓦入——(取飯回來)對！對。我的寶貝兒！罵他們！

奧——對不起。請你答覆我一個重要的問題。

葛——請吧。

奧——你怎麼看法——葛爾司卡雅同志——為着革命事的利益，郭瓦路夫會不會到必要的時候犧牲掉你？

葛——毫無疑問。

奧——可是我和他倆(指卡魯庚)大大的疑惑這一點。郭瓦路夫不是好革命家……

費——你怎麼證明的？

奧——我會證明。

費——怎麼個證明法？

奧——這個我有辦法。等我想出來再說。

費——陰謀？

奧——不。朋友的玩笑而已。連你都參加。

費——我都參加？

奧——歡迎你！

卡——不行！不行。她都告訴給他。

奧——甚麼也告訴不了。全部秘密在我手裏。

葛——有趣。

奧——假使這次我又對了，你還有甚麼話講？那麼你該相信郭路夫不是甚麼革命家，英雄；而僅是個帶着黨證的一位老百姓了吧？……

費——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費——這不可能。

奧——那麼兩個陣綫？

葛，費——(同時)兩個陣綫。

葛——我們走吧，費多羅瓦同志！

費——朋友們！你們非輸不可！

奧——那得等太陽從西邊出來。

(幕下)

東方書社

地址 成都
電話掛號 三九七九
電話 一四二一

成都都郵街
三九七九
一四二一

為外埠讀者便利閱讀起見特設函購服務部

函購簡章

- 一、本外版書籍雜誌，均可代辦。
- 二、購書人姓名、地址、採購書籍之名冊，著作、冊數、出版處等項，均須詳細寫明。
- 三、代定雜誌均用活期定戶辦法（辦法另備函索即寄）。
- 四、購書人有時不備詳細書名，可以指定範圍，本社可以負責代為選配。
- 五、書款可由當地銀行或郵局劃匯，郵票代洋亦十足收用，但以五角以上者為限。
- 六、書籍寄費，概由購書人自負。
- 七、書刊寄出後，如有遺失或延緩，除掛號快寄者可向郵局查詢外，本社恕不負責。
- 八、戰時書價時有變動，當以信到之日門市售價為準。

經售全國各種雜誌歡迎活期定戶

新書	現代學術史略(顧頡剛著)	12.00
	禽獸故事(李東絲譯)	1.80
	鄉鎮自治(胡次威著)	5.00
	國防論(蔣方震著)	40.00
	中國新文學大系(魯迅等編)	2 3 集 369.00

備有目錄
承索即寄

上海光藝照相館

到光藝拍結婚照

必能得到美滿的成績，象徵新夫婦未來生活的美滿。

到光藝拍團體照

因為有完善的設備，所以有優良的成績，人人滿意，個個稱心。

到光藝去放大

不但準確清晰，維妙維肖，雖原照成績欠佳，亦能運用純熟之技術，彌補其缺憾，故光藝放大，稱之曰獨步蓉城，並不為過。

光藝照相館

地址 成都提督東街
電話 七一一二

嘉樂紙廠

股份有限公司

爲人類文化努力服務

爲抗戰建國奠立基礎

出品精良 定價低廉

交貨迅速 確守誠信

爲西南首屈一指之機器造紙公司

總公司：四川樂山演武街五十五號

電報掛號 四七八六

分公司：重慶南岸海棠溪
鹽店灣二十七號

電報掛號 二六六一

成都下中東大街三十三號

電報掛號 三六六四

辦事處：宜賓復興路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一九八八號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登記證新字第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新聞紙類

惠東大藥房精製皮膚全治水

皮膚病症種類甚多大抵不外濕毒
內蘊污穢不潔侵感而成不但甚不
美觀還時癢時疼甚爲苦痛敝藥房有
鑒於斯細心研究發明皮膚全治水
一藥能除風去濕毒殺菌蟲止奇癢
多種功效于皮膚病是對症療法若
能按法搽敷患處有藥到病除之功
誠皮膚症聖藥也

※主治

頑癬乾癬	癩疥奇癢	風濕疼痛
毒蟲咬傷	滅蟲祛風	疔毒熱癰
無名腫毒	腳氣臭汗	鵝掌繡球
疥瘡汗斑	狐臭雀斑	凍瘡初起
大凡一切	奇癢等症	用之神效

住成都東大街電話六一八號

本藥定價四元五角